

ワ 4
6641
27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六

經筵講禮部存邸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具二

棺束

檀弓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注衡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疏棺束者古棺木無釘

故用皮束台之縮縱也縱束者二行橫束者三行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既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

釋名棺束曰緘緘咸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

其要約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

檀

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注材檀材也木工宜乾脂且豫成○疏布班也殯後十日班布告下覓檀材及

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脂故須豫暴之也

王安石曰布陳也

木下中也  
附贈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注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疏椁材文彩似狸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然柔弱

周禮地官閭師不樹者無椁注椁周棺也○疏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集注顏路淵之父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集注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于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寅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

釋名椁廓也廓落在表之言也  
方慙曰椁之有棺如城之有郭也

木椁

古史考禹作土塋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塋也

葦椁

越絕書禹葬會稽葦椁桐棺

松椁

喪大記君松椁疏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椁材

柏椁

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疏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柏椁謂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

職云天子梓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葦材頭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梓制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以具之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椁

材從下即題漆椁六尺與  
棺全不相應其義非也

張子曰古之樽言井樽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  
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胡銓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謂之黃腸木頭皆內向故  
云題漆其方一尺詳見漢書霍光傳及漢儀注所載者

喪大記大夫柏樽

雜木樽

喪大記士雜木樽

石樽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仕失位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樽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

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樽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注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吳澄曰自猶獨也天子至於庶人皆是木樽慮其易朽腐而獨自為石樽也三年而不成者成之難費財多也

水經注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抗泗水上而

畫石鑿而為冢今人謂之石樽者也郭有三重石作工巧

西京雜記魏襄王家以文石為樽高八尺許廣狹容

西京雜記卷之三

四十人以手捫椁滑液如新

漢書劉向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墳中為

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

鳧雁

漢書文帝至霸陵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

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張釋之前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蹠不肯前以足跑

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

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後漢明帝紀帝作壽陵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銅椁

皇覽闔閭墓鑄銅為椁

北堂書鈔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

葬時發土得銅椁一枚

裹椁

喪大記君裹椁虞筐大夫不裹椁士不虞筐注裹椁之物虞

○疏盧氏雖有解釋鄭云

未聞今略盧氏不錢也

吳澄曰君之椁有物以裹之而又有虞筐大夫

雖不裹椁而猶有虞筐士則并虞筐而無矣

徐師曾曰或曰虞安也虞筐即苞管也以  
左體魄故謂虞筐士不虞筐謂藏於旁也

### 壽藏椁

隸續延年益壽椁文三行十八字今在蜀中安帝永  
初七年造謂之萬歲延年益壽椁當是壽冢中所刻

### 棺飾

既夕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

注飾柩為設柩柳也

中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露以竹為之狀如小車  
各衣以青布一池懸於柳前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名有前  
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袞矣  
以三采緇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

周禮天官縫人喪縫棺飾焉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  
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  
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  
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

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一皆戴纁魚躍拂池大夫戴前

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緇紐

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纁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

纁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曠中不欲厭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  
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僞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  
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答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  
於荒之瓜端若承露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下掄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  
於絞緇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大夫不掄絞屬  
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糝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  
其上及旁戴之言植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  
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  
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中檀弓曰周人牆置嬰是也綴當為  
纁蓋五采羽注於嬰首也○疏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  
君德三池者織竹為籠掛於荒之瓜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露也天子生有四注屋  
四面承露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  
動也容飾也以絞緇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  
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為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黼文於黼  
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錦褚  
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僞荒者惟是邊牆荒是  
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  
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  
車蓋四面有垂下綈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綈上下縫合雜采緇列行相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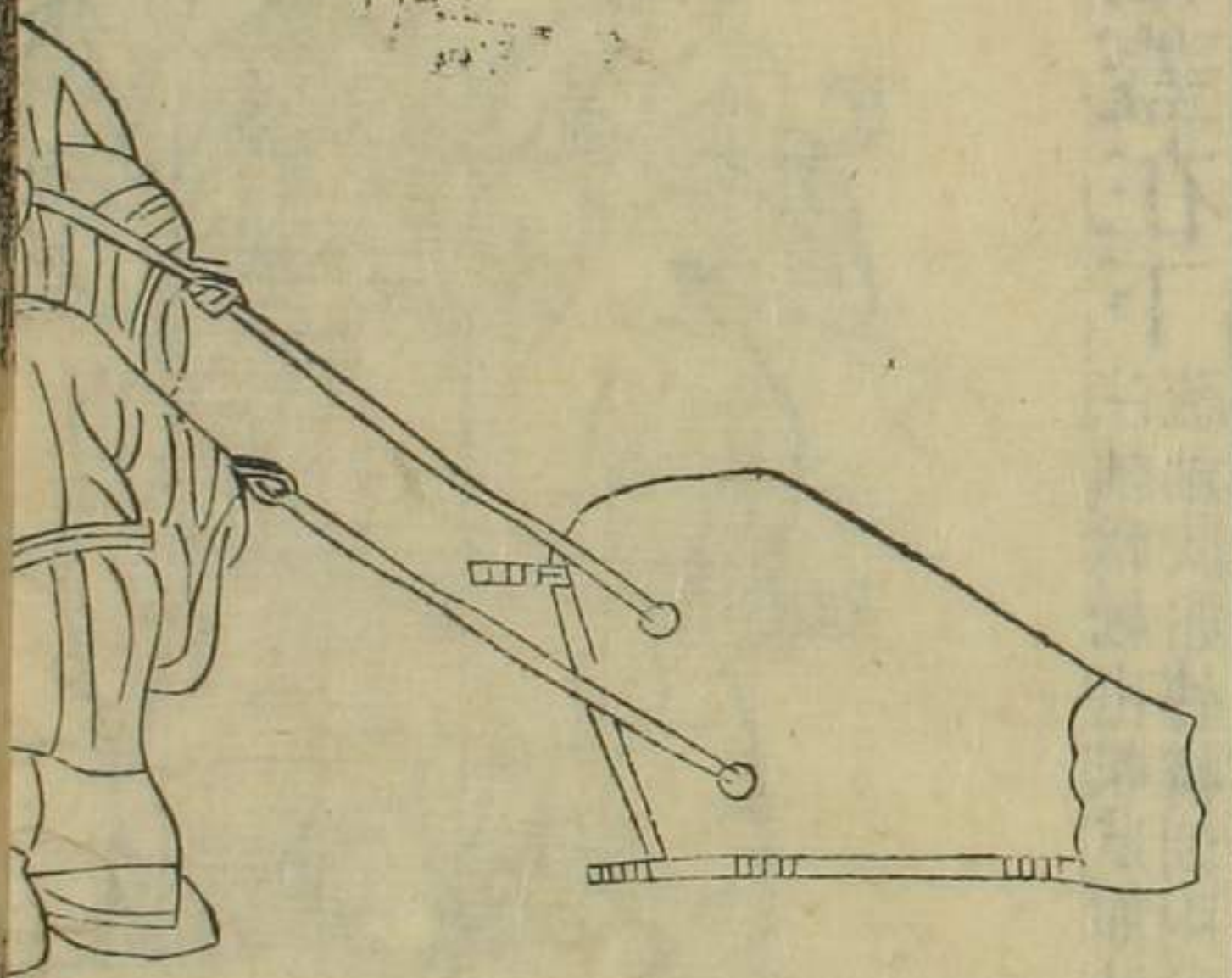
如瓜內之子以穰為分限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繡髮二敵髮二畫髮二畫髮二皆戴圭者髮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柩二畫繡二畫敵二畫雲髮兩角皆戴手玉禮器曰天子八髮諸侯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難又縣銅魚於振容問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纒戴亦纒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用纒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纒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故左則引右欲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敵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纒二玄也齊三采絳黃黑也貝亦降二也髮降兩舖髮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絞無絞維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纒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揄維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用玄縑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員者一行絡之耳髮降二敵前纒後縑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纒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注以華道路及壙中以髮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

陸佃曰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為幹爾齊裳下緝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君纒戴六纒披六戴猶所謂緋披猶所謂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使即葬焉無係吝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  
注皆喪葬之飾○疏明魯  
**嬰**  
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注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於是素錦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嬰恐樞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法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縑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飾於杠首設長尋之旌此則夏禮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蓋用其大夫之禮爾

**輶軸**



**聶氏本**

黃帝書卷之九十一



言禮運卷之二十一

士喪禮升棺用軸蓋在下

注軸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軹狀如長牀

穿桿前後著金而關軸焉

敖繼公曰蓋在下者卻於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於殯中而蓋則置於序端與之兩末關輪之處也蓋謂此軹之旁共有四輪前後各二又各有一軸以橫貫其桿與輪也

既夕遷于祖用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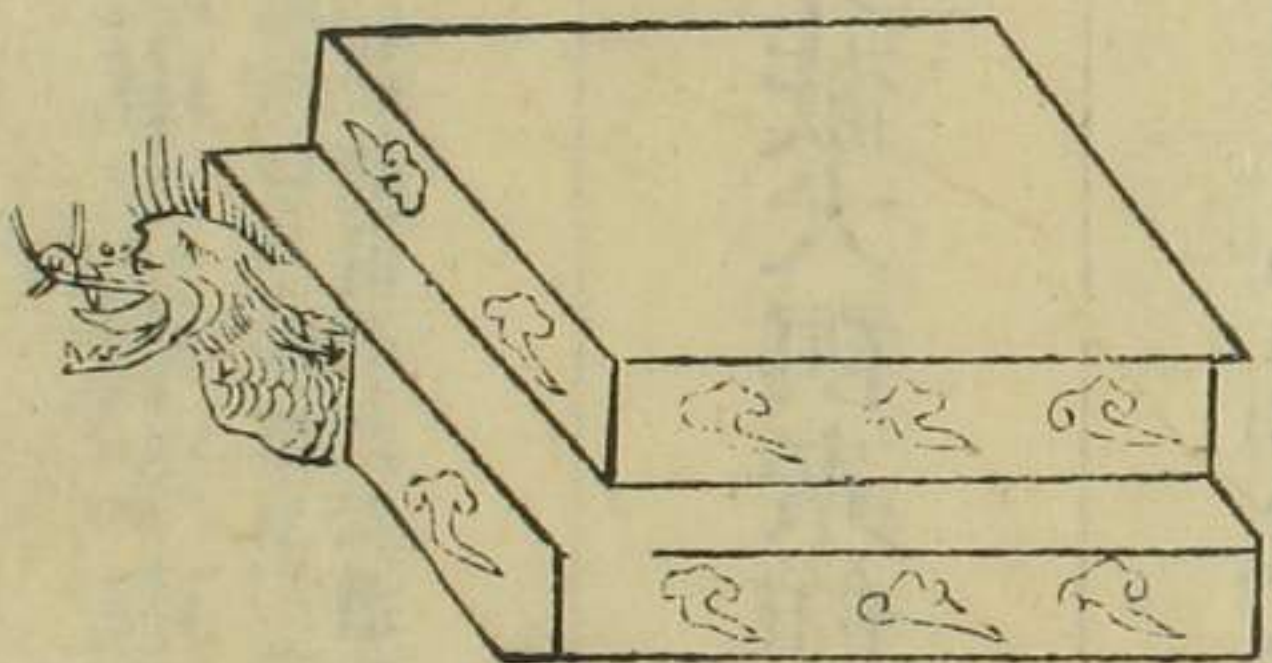
注遷徙也徙於祖廟也軸狀如牀其輪輓而行是以輪為軹也以軸頭為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軹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此軹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時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為之兩髀為孔著

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後關軸於其中言程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為程也

聶崇義曰案阮氏圖云軹軸與軸長一丈二尺廣四尺士漆大夫以朱飾與浴牀則天子畫軹為龍加赤雲氣

龍軹

聶氏本



喪大記君殯用輅櫬至于上畢塗屋

注輅猶故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天子之殯居棺以

龍輅櫬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加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輅不畫龍櫬不題湊象椁以其他亦如之○疏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輅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輅中輅外以木敢聚輅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繡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



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槨內亦葺木輜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葺木於塗上不題象椁也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

**君葬用輜**謂之輜天子畫之以龍謂崇義曰龍輜其制似輅軸亦長丈二尺廣四尺取稱於柩前一輅畫龍於輅加赤雲氣君殯以輜車備火之虞上有四周

**木車**

**周禮春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囊疏**  
注木車不漆者蒲蔽謂羸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禭以犬皮為覆若此始遭喪所乘○疏犬禭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是也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

**素車**

**周禮春官巾車素車芬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  
注素車以芬讀為積積麻以為蔽其禭服以素縞為緣此卒哭所乘

**藻車**

**周禮春官巾車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  
注藻水草蒼色以蒼上淺禭以鹿夏皮為覆若又以此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駢車**

**周禮春官巾車駢車萑蔽然禭髮飾**  
注駢車邊側有漆飾也萑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髮赤多黑少之色韋此大祥所乘○疏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果然獸名

**漆車**

**周禮春官巾車漆車藩蔽豸禭雀飾**  
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禭所乘○疏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象纓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

**祥車**

**曲禮祥車曠左**  
注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疏為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

**蜃車**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其蜃車之役**  
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輜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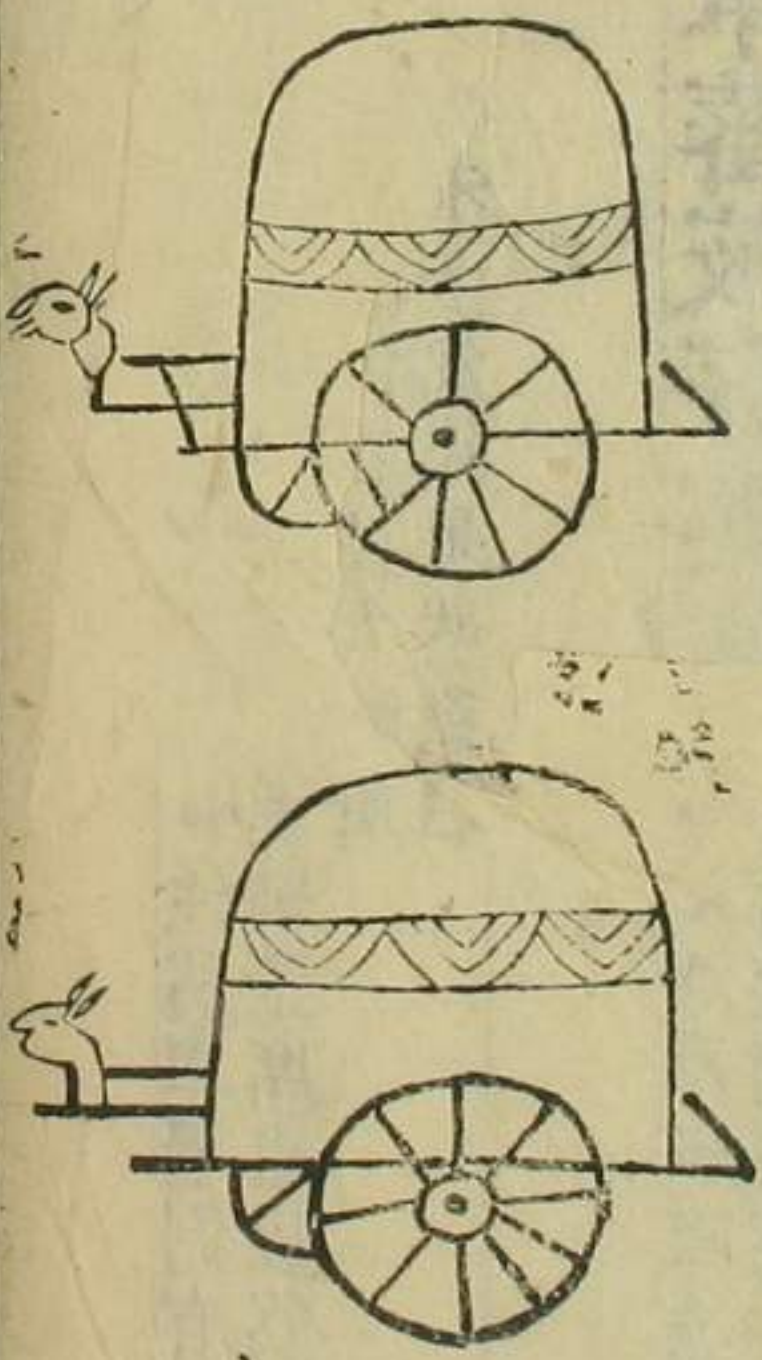
**雜記大夫士死於道以布為輜而行至於家而說輜載**

**以輜車**  
注轉言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輜讀為輪或作  
 輜聲相近其制同乎輅崇蓋半乘車之輪○疏此明大夫車飾大夫以白布為  
 輜不以精草染之初死及至家皆以輜車至家說輜惟輜車在故云載以輜車說  
 車說去其車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輜車其制與輜車同周禮遂師  
 其輜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輜車是士也此云輜車謂  
 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其輜車之形鄭注既夕禮其車之輿牀如牀中央有輅前  
 後出設輅輿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輜為輪迫地而行其輪有似於輅故鄭  
 云半乘車之輪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

**喪大記**大夫葬用輜士葬用國車  
注詳下

**釋名**輿棺之車曰輜輜耳也懸於左右前後銅魚搖  
 絞之屬耳耳然也

遣車



本氏聶

**周禮春官中車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  
注遣車一曰輜車  
 遂與也謂陳駕之

**夏官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  
注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疏遣  
 車將葬盛所苞奠遣送之車其車  
 內既皆有牲體  
 故云魂魄所依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  
 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注言其太儉偏下非之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  
 天子九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疏晏子父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唯用  
 一乘以葬故  
 鄭云信下也

**雜記遣車視牢具疏布精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注言車多少  
 各如所包遣  
 奠牲體之數也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精  
 其蓋也四面皆有鄭蔽以隱弱牛肉

鸞車

**周禮春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  
注鸞車巾車所飾遣車  
 也亦設鸞旗言猶語也

劉執中曰將葬則語以飾戒之

皮車 革車

周禮天官司裘大喪廡裘飾皮車

注皮車遺車之羊路

王昭禹曰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

春官車僕大喪廡革車

輶車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崩于沙邱平臺祕之不發喪棺載

輶車中

漢書霍光傳載光尸柩以輶車

注女輶曰輶車如令喪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

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輶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車駕大廡白鹿馴為倅師古曰輶車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輶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輶飾而合二名呼之耳

宋書禮志漢制大行載輶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

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

雲氣畫帷裳櫺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

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謂之布施馬既下馬斥賣車

藏城北祕宮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毀也自漢霍

光晉安平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禮者

皆大輅黃屋載輶車

文獻通考唐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輶車不當馳道移

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太衝也

上哭曰安在枉靈駕而謀自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容車

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祭遵傳遵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

葬

注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

鼈甲車

隋書禮儀志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幟襪流蘇畫飾

鳳皇車

宋書禮志漢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塗前有方相鳳皇車

開轍車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輜車用開轍車油幟朱絲絡網兩廂畫龍虎

合轍車

五代會要庶人喪車用合轍車工商諸色人吏無官者諸人無職掌者無合轍車

買道車

宋史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等輜車魂車儀棹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

送終車

遼史儀衛志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縣鐸後垂大氊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

輜

說文輜喪車也

魏曹植下太后誄徘徊輜柩號咷勿及

太常因革禮諸輜車三品以上油幟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幟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幟施襪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以下無旒蘇

男子幟襪旒蘇皆用素婦人皆用絲

聶氏本



柳車



周禮天官縫人衣袷柳之材

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

服虔曰東郡謂廣輟車為柳

孔穎達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袷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

帷荒總名柳也王昭禹曰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

檀弓設奠娶為使人勿惡也

吳澄曰奠即柳也柳施帷荒以華戴極之車而娶障於柳之旁以此飾極使人勿惡其凶也

漢書季布傳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銷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為廣輟車為廣柳車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識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贊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渾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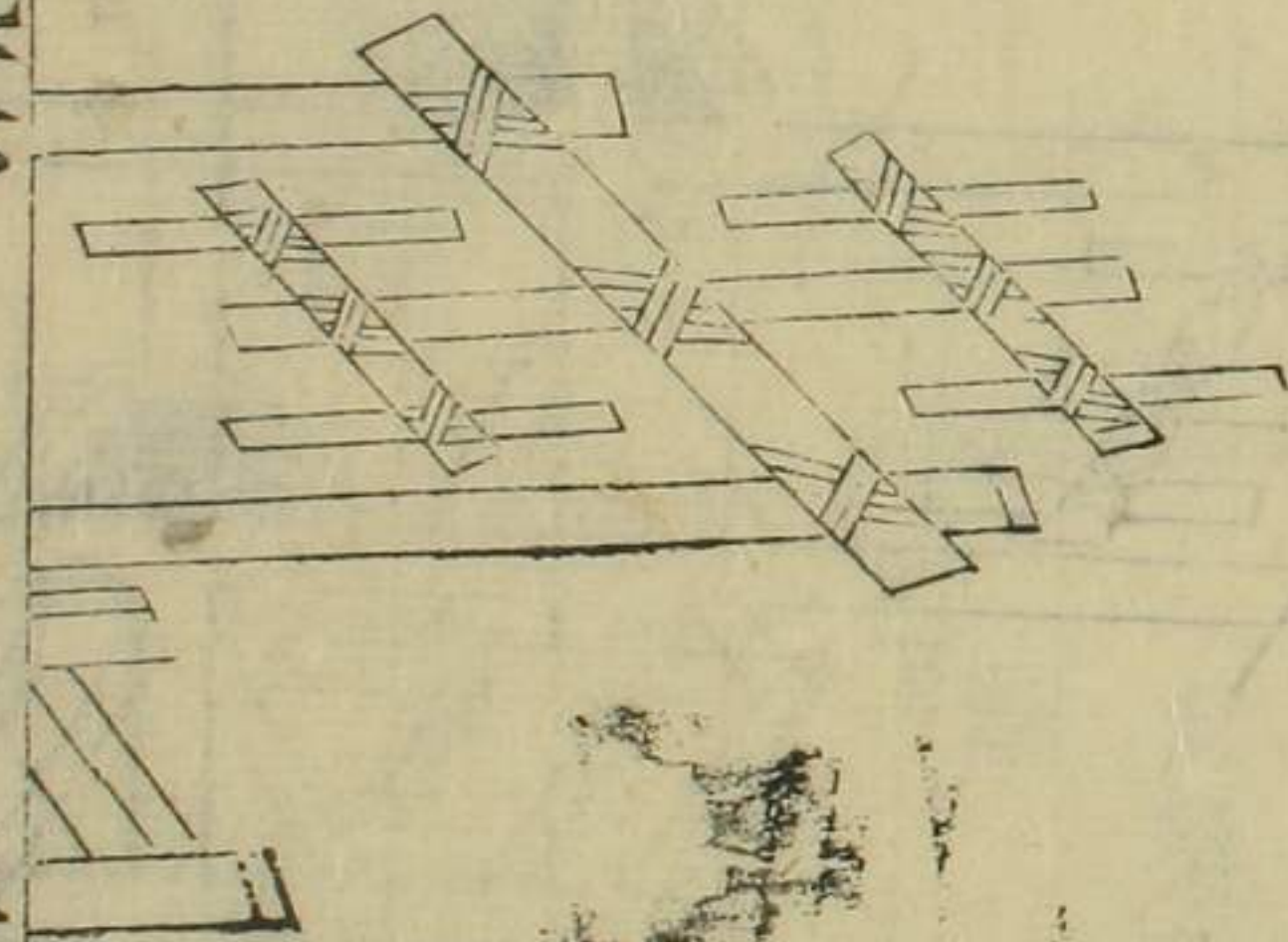
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眾飾所聚亦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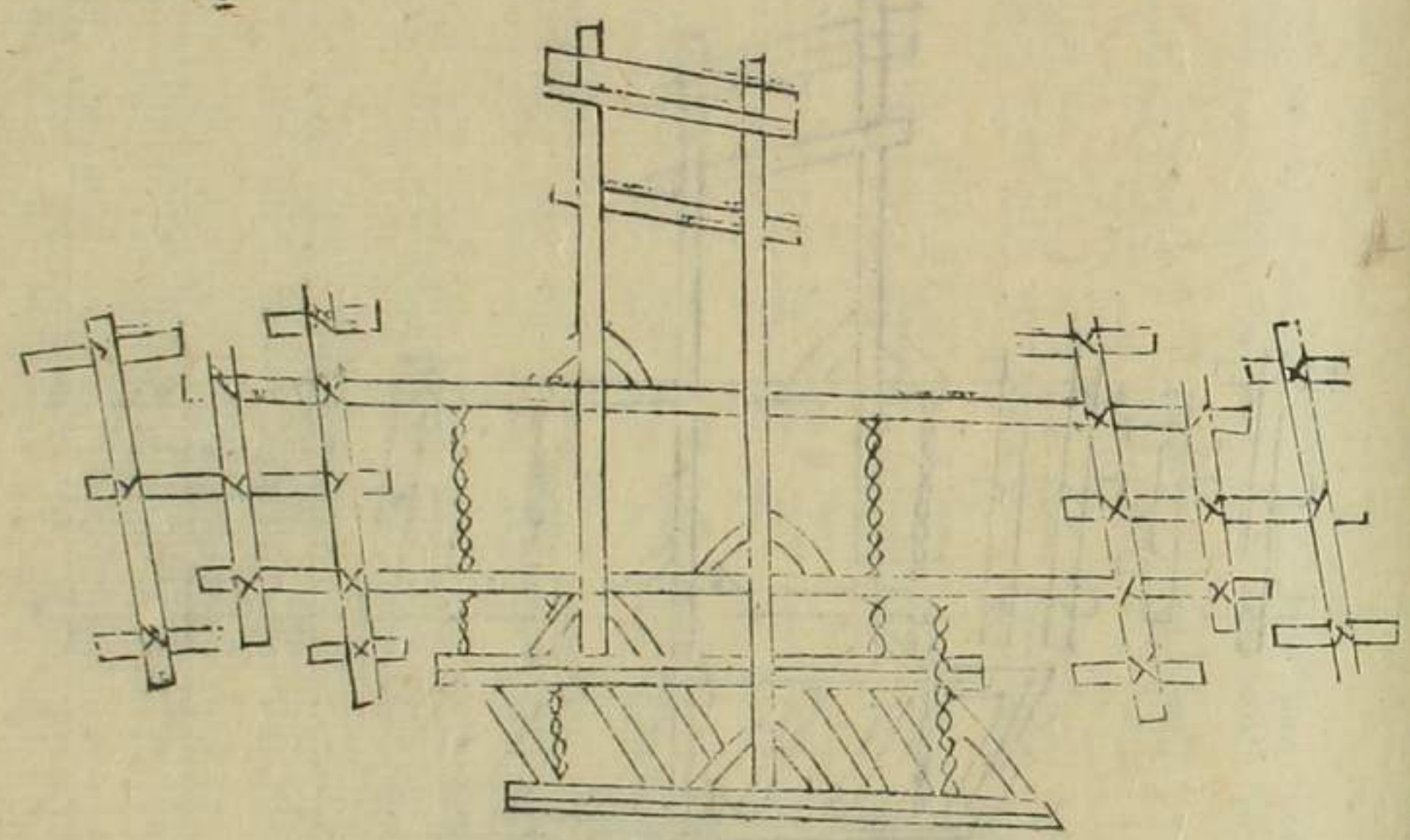
儂也亦曰驚甲以驚甲亦然也

大昇輦

思陵錄大昇輦其制下為底而蓋以殿宇四柱皆旋安插夾以青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前後各有朱扉前掛黃緣簾上乘朱雀後為龜蛇以象玄武

大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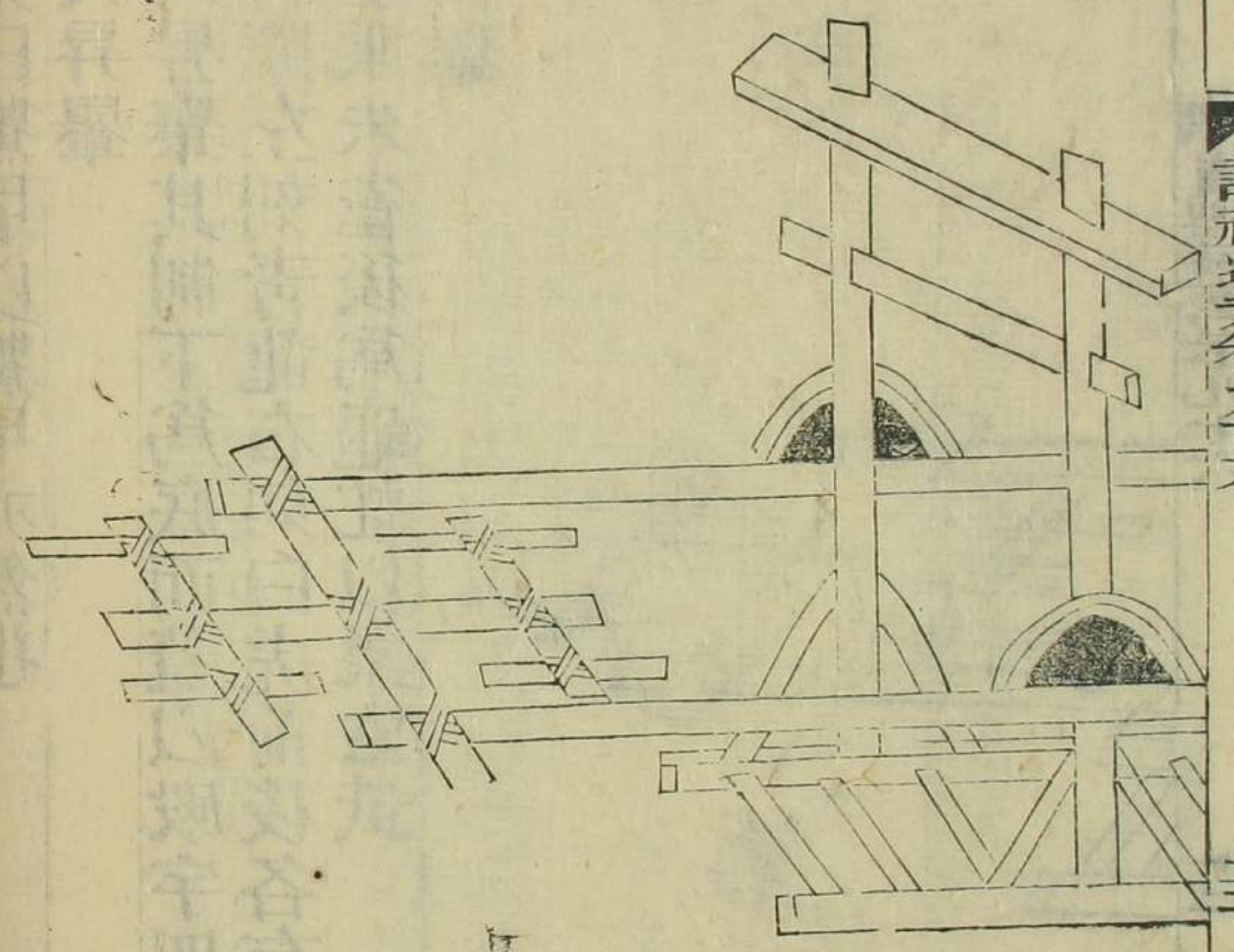




邱瓊山  
大輦新  
圖

廣輿記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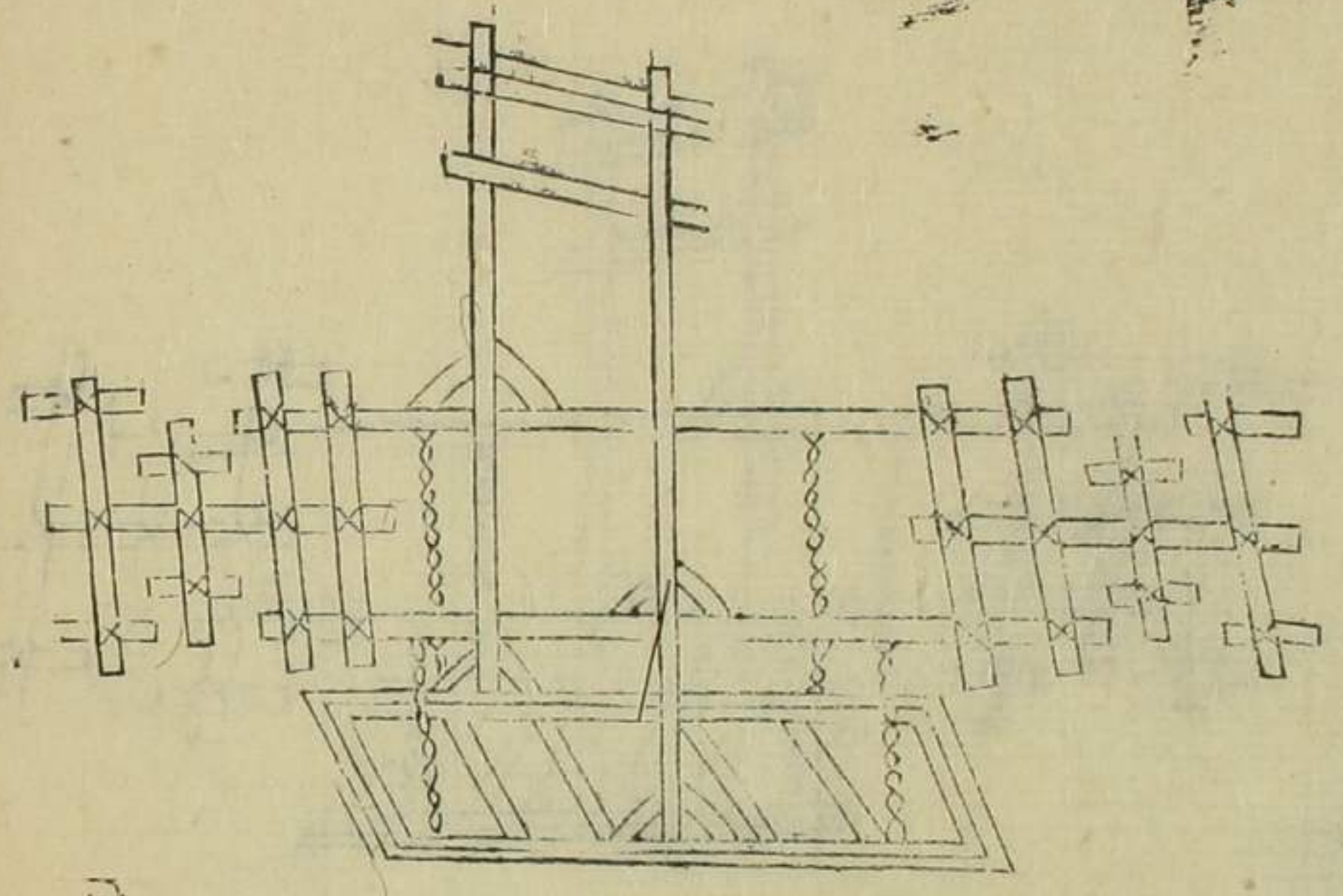
古



廣輿記卷之六

家禮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  
 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  
 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三寸旁立兩柱柱外施  
 圓柄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  
 之使其上下之際柩長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橫  
 局之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扁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  
 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札  
 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  
 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爲之格以綵結之  
 上如撮焦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太高  
 恐多窒礙不須太華徒爲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爲此  
 虛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某舊爲先人  
 節棺考制度作帷幌延平先生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邱瓊山  
 新製遠  
 行輦圖



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耳

驚輅

謝眺齊后哀冊文懷蜃衛而延首想驚輅而撫心

注周禮云安車

形面繫總皆載棺柩車也

香輿 影輿 蓋輿 錢輿 五穀輿

酒醢輿 衣物輿 庖牲輿

宋史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例竝用一品禮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

牆

士喪記巾奠乃牆

注牆飾柩也○疏巾奠訖商祝乃飾棺牆即帷荒

檀弓周人牆置翬

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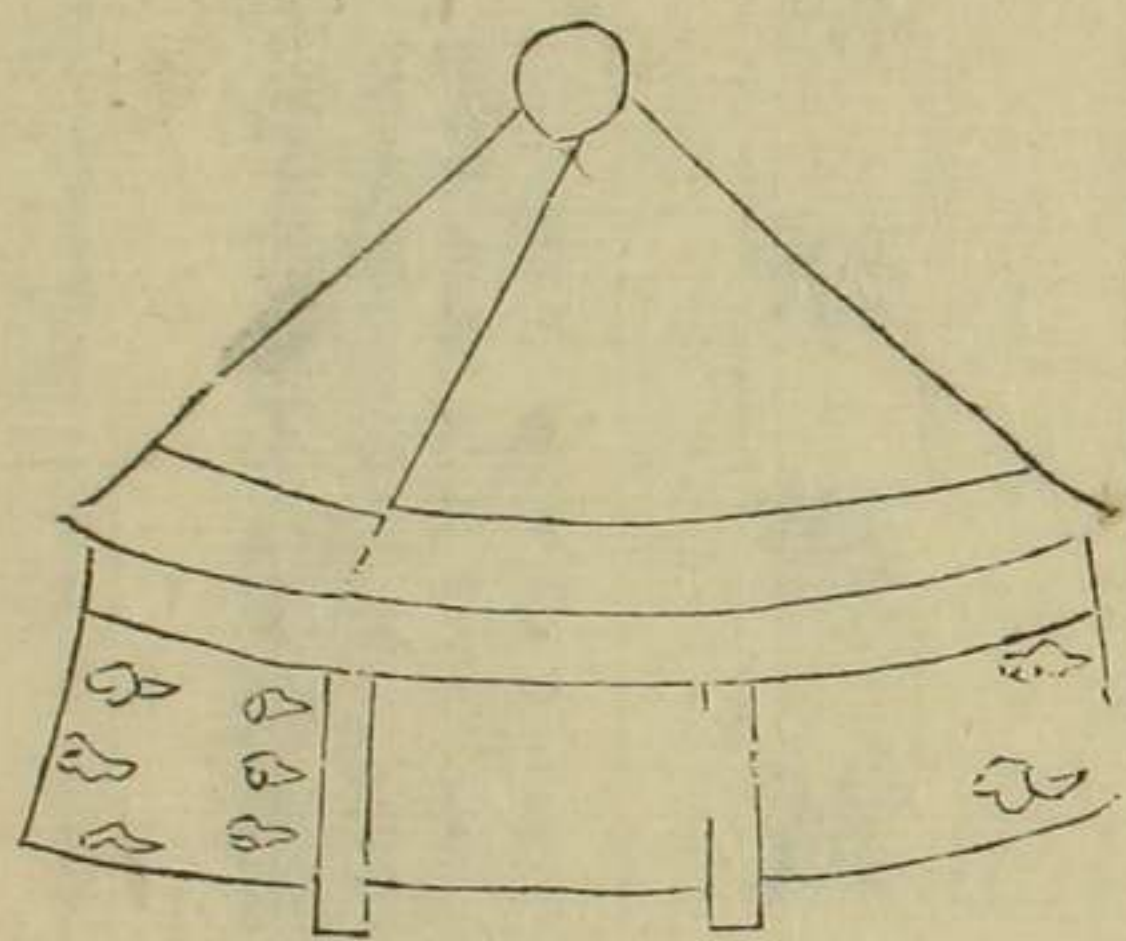
方窓曰牆以帷柩而周圍如牆

帷義詳棺飾喪大記注

釋名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

說文在旁曰帷

荒義詳棺飾喪大記注



劉氏本

廣韻幌蒙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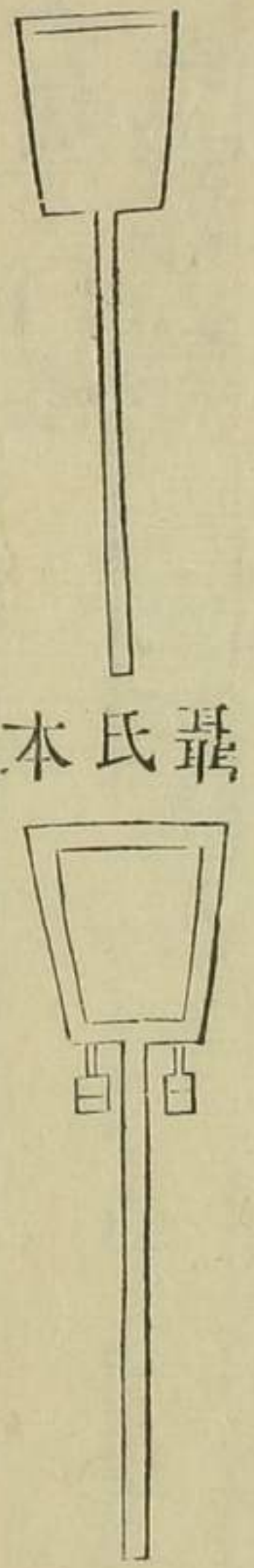
池

檀弓池視重雷注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疏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雷

重雷

振容 褚 紐 齊 戴 魚義俱詳信節喪大記注

翼



本氏聶

本氏劉

周禮夏官御僕大喪持翼注翼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翼疏天子八翼后喪亦同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禮器天子葬五重八翼諸侯三重六翼大夫再重四翼

疏天子五重八翼者葬宜堅固故多重宜多障蔽故八翼諸侯大夫卑故從而少飾

春秋左傳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

世本武王作翼

小爾雅大扇謂之翼

釋名翼齊人謂扇為翼此似之也象翼扇為清涼也

翼有黼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

太常因革禮三品以上六翼四品四翼

家禮翼以木為筐如扇而有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

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翼畫黼翼畫黻翼畫雲

氣其緣皆為雲氣皆畫以紫準格

披

既夕設披

注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虧

周禮夏官司士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注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

以結之謂之戴○疏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爲披也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是也

釋名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

倚也

太常因革禮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四品二引二披其持

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

揄絞

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揄濯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柩其池繫絞續於下而畫翟維

馬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疏大夫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士亦有揄絞但不得屬於池下

幕

周禮天官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注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樞上

檀弓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注幕所以覆棺

陸佃曰爾雅纁帟繆幕衛幕用布魯用帟爾

方慤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繆幕之文

釋名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帟

周禮天官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注張

承樞上承塵

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檀弓君於土有賜帟注帝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

釋名小幕曰帟張在人上帟帟然也

布幘

姚翼家規通俗編用緜布三疋聯爲一用竹八根以

繩綴之令役者八人執之圍婦女於中隨柩後行庶

不與男子雜及爲觀者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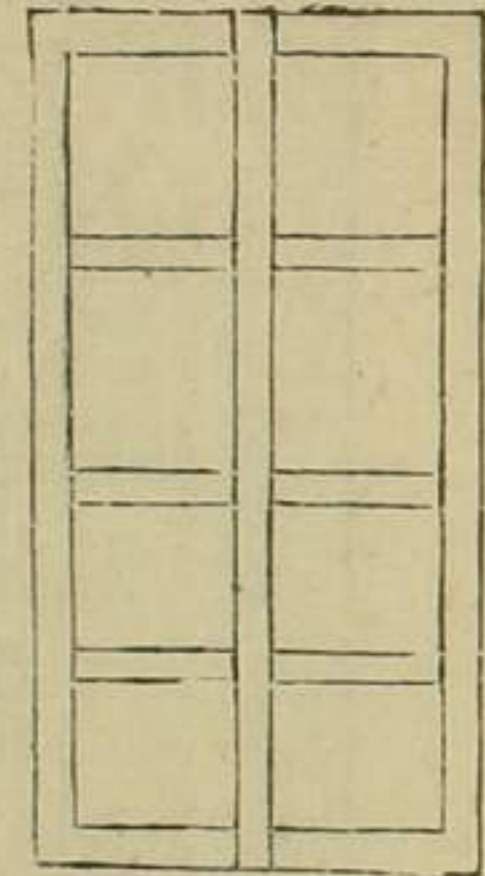
珠節子

五代會要舉同光三年敕斷錦繡祇使常式素車不定  
 人數使素紫白絹帶額遮幃舉上使白粉埽木珠節子  
 上使白絲  
 五品六品升朝官使二十人昇輦車竿高七尺長一丈  
 三尺闊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為帶額  
 並畫雲氣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埽木珠節子二十道七  
 品八品升朝官使一十六人昇輦車竿高七尺長一丈  
 三尺闊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全幅為  
 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埽木珠節子二十道六品至  
 九品不升朝官使一十二人昇輦車竿高六尺長一丈  
 一尺闊四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為帶額  
 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埽木為珠節子一十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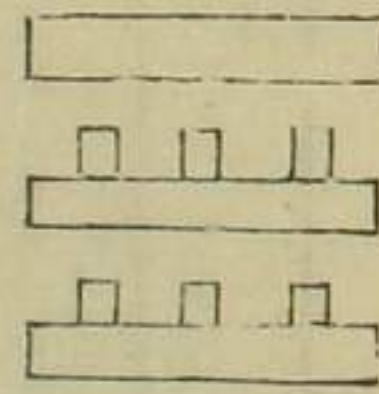
竹格

姚翼家規通俗編加大輦之上以覆棺者欲加飾則  
 以綵結之此虛文也若陸路則多用油單裹柩以防  
 雨水

折



本氏轟



劉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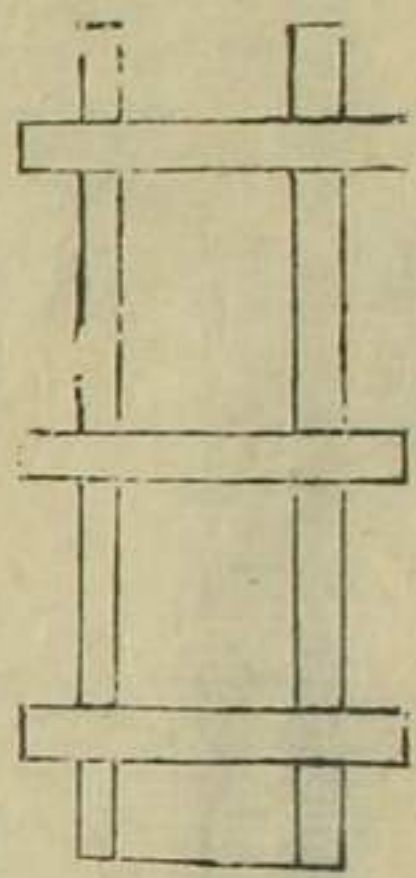
既夕折橫覆之

法折猶展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  
 簀空事畢加之橫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為苞筭以下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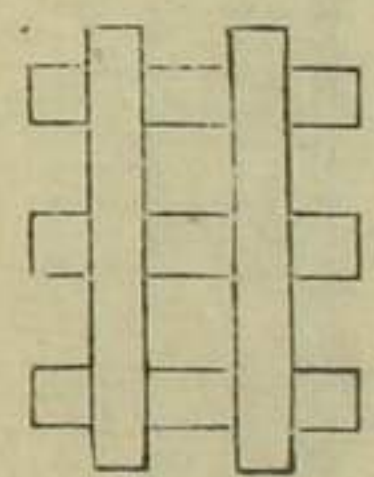
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敖繼公曰陳折云橫則是折之狀當與  
 抗木之橫者相似但未必有縮者耳

抗木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抗木橫三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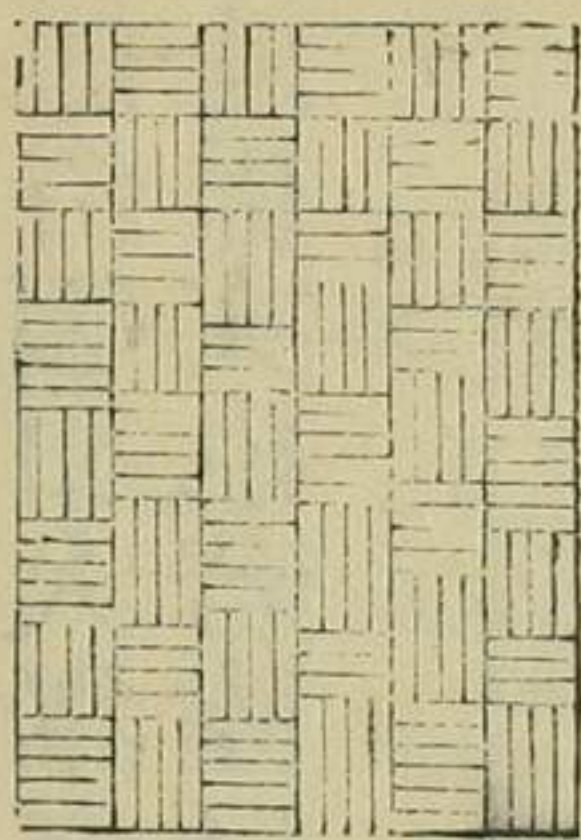
注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壤也

記抗木刊

注刻削之

敖繼公曰兩面皆刊也

抗席



聶氏本同  
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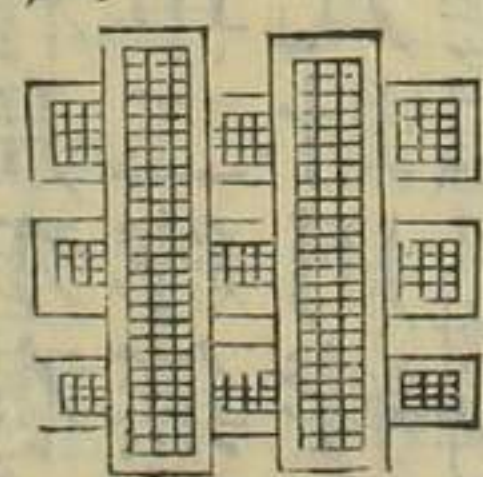
既夕加抗席三

注席所以禦塵○疏既陳抗木於折北又加此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

茵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縮二橫二

注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

士喪記茵著用茶實綏澤焉

注茶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禦溼

引

既夕屬引

注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輻曰緇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疏引謂緇繩言緇見繩體言引見用力故鄭注

周禮亦云在車曰緇行道曰引

敖繼公曰引柩車之索也屬之於車路云引者以用名之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緇

曲禮助葬必執紼注紼引車索也○疏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

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

○疏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贏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定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紼也

方慤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弔柩也道柩者惟有路用之而已弔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

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

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注廟中曰綽在塗曰引

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

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注大夫廢輅此言輅非也輅當

為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輅是以又誤為國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或為率凡封用綽去碑負引注封

作窆室下棺凡輅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時棺下室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疏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屬車之綽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應鼓聲而下故云

釋名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

後漢禮儀志大喪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

隋書禮儀志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

三十人竝布幘深衣

撥

檀弓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

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幘諸侯輅

而設幘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

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注贖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紼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有若以臣況子也輅廢車也

畫輅為龍幘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敢塗龍輅以棹也諸侯輅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輅車滑也廢去也紼繫於輅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紼是用輅僭禮也殯禮大夫敢置西序士掘殯見在顏柳止其學非禮也○疏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輅累材作棹而題湊其木幘覆棺上

而後塗之輜形庫下不似龍唯輓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輓為龍也諸侯以輜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構之不為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輜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輜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縛二碑是大夫有縛縛即縛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輜是有輜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輜用輜備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謂朝廟及下棺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輜紼唯殯時用輜軸不得用輜紼陸佃曰據此諸侯無停設構而已故曰天子之殯敢塗龍輜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無蓋曰天子之殯龍輜以梓則諸侯無梓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為椁特湊非是榆性堅忍然以性沈難轉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輜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縛非是胡銓曰輜不以梓而覆以他物廢輜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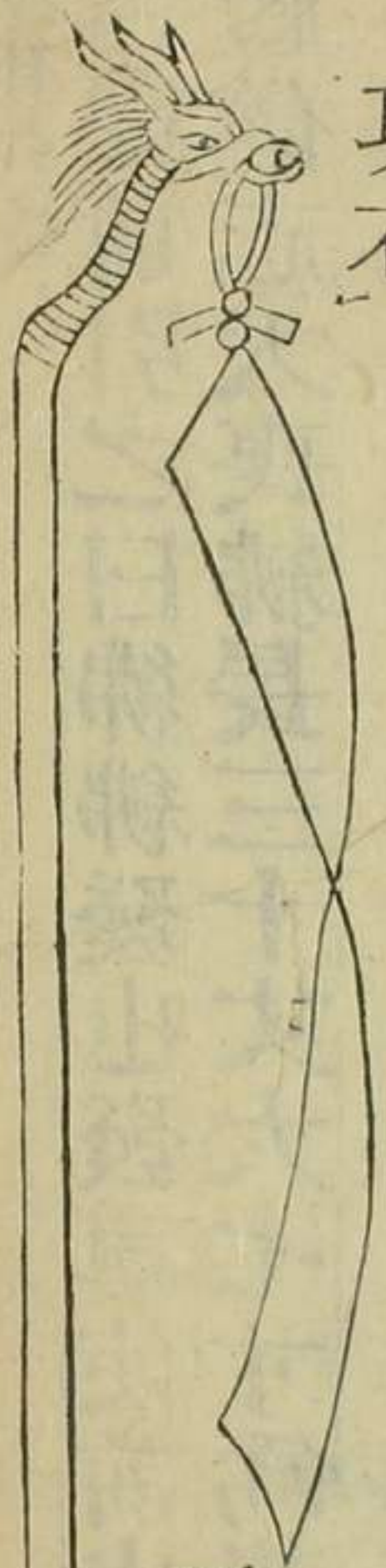
綽

釋名懸下墻曰綽綽將也徐徐將下之也

榆沈

義詳撥檀弓注

功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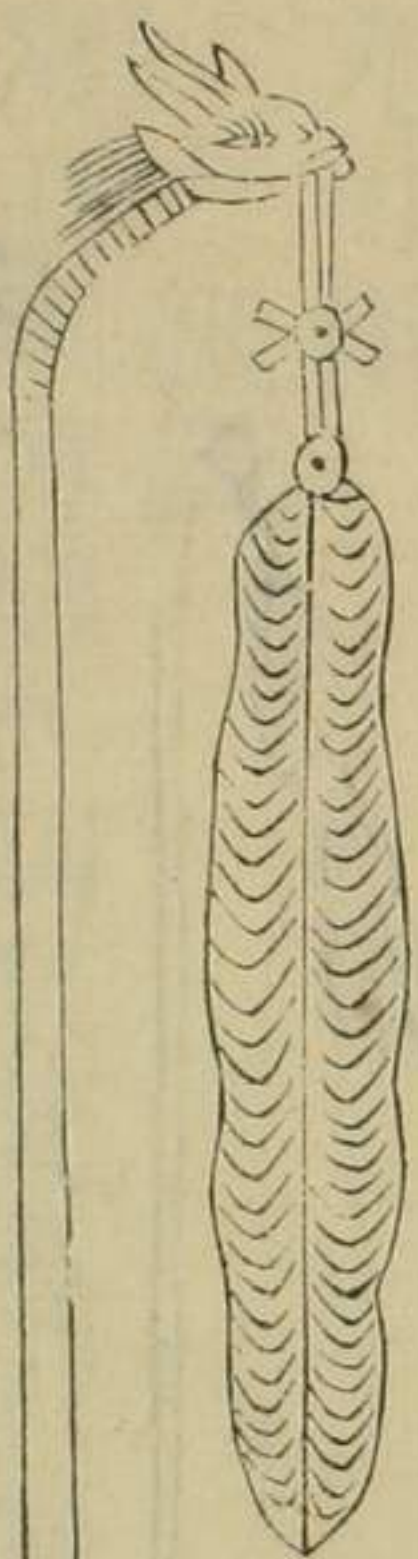
聶氏本

既夕商祝拂柩用功布注功布灰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之前若道有低昂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執功布謂執大功之布靈者也

喪大記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纛

即翻



聶氏本

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注翻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揮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開元禮五品已上纛竿九尺六品已上長五尺

鵝毛纛

五代會要諸纛今謂之鵝毛五纛

旒

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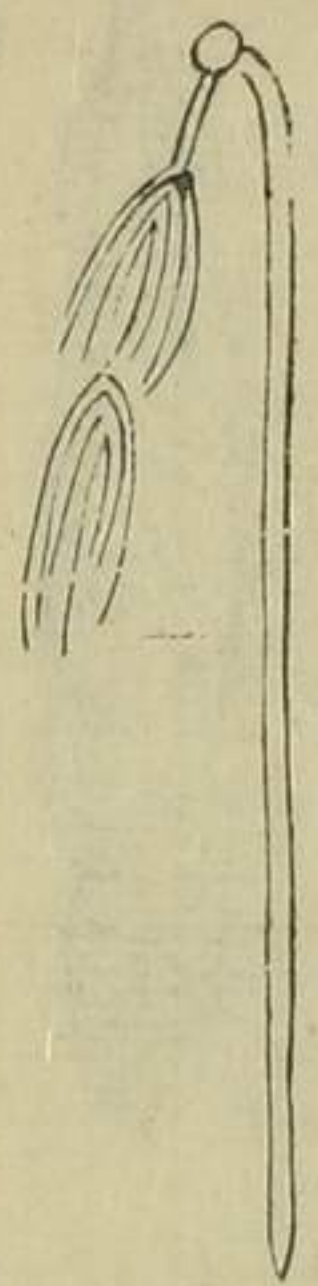
疏緇黑色也以黑色之帛廣全幅長八尺屬於打名旒

禮論問下殤有旒否徐邈荅曰旒以題柩耳無不有旒

後漢書禮儀志旒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

隋書禮儀志建旒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於九品至較

茅



劉氏本

喪大記大夫葬御棺用茅

紙旛

趙景安雲麓漫鈔柩之有旛禮曰死者不可別已故

以其旗識之古人施於柩側近俗多用竹懸出於屋陰陽家從而附會之以為死者之魂悠揚於太空認此以歸如浙東温台以至江東諸郡兼採釋氏之論從而易為旛植巨木高入雲表苟多子則立旛相接尤可怪

紙錢

唐書王璵傳璵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皆用之

五代史記晉天福八年祭顯陵於南莊焚御衣紙錢

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官設祭於道翰林院楮錢大若蓋口餘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封演見聞記紙錢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  
加雕飾昇以引柩案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  
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  
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漢蔡倫  
所造其紙錢魏晉已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  
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  
類古埋帛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  
也

李濟翁資暇錄以紙寓錢起於殷長史洪慶善辨證  
云南齊東昏侯好事鬼神翦紙爲錢以代束帛李涪  
風盛行其事唐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  
以紙當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  
焚紙錢因於漢世之瘞錢其禱神而用紙錢則起自

殷長史盛行於李涪風王璵也康節先生春秋祭祀  
約古今行禮亦焚楮錢伊川先生怪而問之曰明器  
之義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  
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怪當世鑿紙爲錢焚之以徼  
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乃荒唐不經之說要亦  
下里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  
李珂松窗雜說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  
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  
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明器鑿紙爲錢之意蓋亦祖  
漢瘞錢法原其本初就隱聞紙錢曰印繪專馬而焚  
之以妄塞妄也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後沿至唐而焚  
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  
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夫子不欲遽絕而

以有無之中言之唯邵康節約古今而行之又脫有  
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爲通義

戴埴鼠璞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  
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  
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余謂不  
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  
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  
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  
可笑

都穆聽雨紀談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  
設穀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  
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  
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則穀果  
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  
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  
錢蓋始於璵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  
寶皆寓以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  
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五代時  
矣

乾學案紙錢見唐封氏見聞記云魏晉以來  
有其事且王璵傳亦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 紙房子

元典章至元七年十二月尙書刑部奉尙書省劄付該  
準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內一件民間喪葬  
多有無益破費略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  
費鈔一兩定鈔底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

房子無疑禁了者欽此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  
子金錢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  
日盡行禁斷

白鼓

隋書禮儀志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已  
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

方相



本氏聶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注方良周兩也

鄭鑿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避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所以安神靈亦厭勝之術

思陵錄治平方相高五丈用八百人曳之乃能動  
宋史禮志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嚴禁之

魁頭

隋書禮儀志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魁頭

開路神

馮善家禮集說今人用竹為格用紙糊人執戈長丈  
餘道柩先行謂之開路神其代方相之遺意與  
姚翼家規通俗編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家禮大夫  
士之喪用二人為魁頭今俗用竹為格糊紙為人長  
丈餘執戈導柩先行謂之開路神方相之遺意也從

古從今無所不可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六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七

經禮部存則兼翰林學教習庶亨亮 太清龔統制翽翽翽翽

喪具三

明器

既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注明器藏器也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

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注味當作沫沫讀也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

不和注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篳虛注不縣之也橫曰篳植曰虞其曰明器神明

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之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何庸云言往送死者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送死者而致此死者如全生之物則不知皆不可行也聖人為教使人子於亡者不便謂無知

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並不精善也若全無知則不應謂無知則亦不應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竹不成用謂竹器邊無膝緣也沫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為沫也瓦不成味謂瓦器無光澤也斲雕飾也  
劉敞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死者也往送死者而復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無愛親之心為不仁不可行也往送死者而復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

明為不知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為明器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陳祥道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虛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火曰明火以至明燭明竈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器非所用樂非所樂神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所樂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注所謂致死者仲憲

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注所謂致死者仲憲周人兼用之示民

疑也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

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注言仲憲

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原憲言夏后氏別造明器者以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也殷家不別作明器即用祭祀之器者祭祀堪為人用以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也周世并用二代之器者不定其為無知不定其為有知示民疑惑不定也曾子言二代之器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鬼雖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故用恭敬之器送之非為有知也周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古謂夏時也皆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末獨譏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說之甚者也

方慤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然哉而仲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

李格非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於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思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漸幾於

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於生人○疏謂夏家為明器知死喪之道矣以孝子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備而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釋名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

司馬氏書儀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既夕禮有明器用器燕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

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又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喪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許用三十事非升朝下帳為牀帳茵席倚卓之類皆象平生所用而小也官者許用十五事并用器椀槃瓶盂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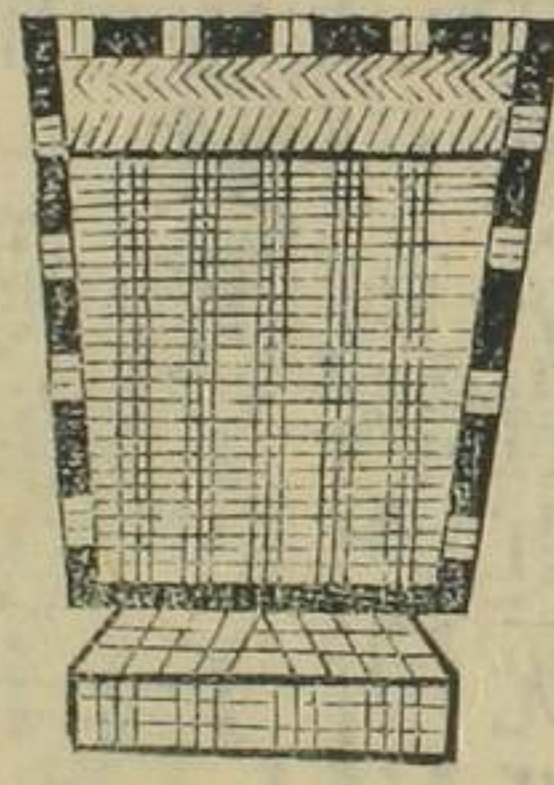
家禮造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準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朝官十五事朱子語類朱子答明器之問云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全不用也○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明弓矢  
周禮夏官司弓矢天喪其明弓矢注明器之用

頌琴  
春秋左傳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禩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

雅琴皆欲以送終○疏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名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顧湄曰頌琴明器之屬即既夕有燕樂器周官廡樂器檀弓琴瑟張而不平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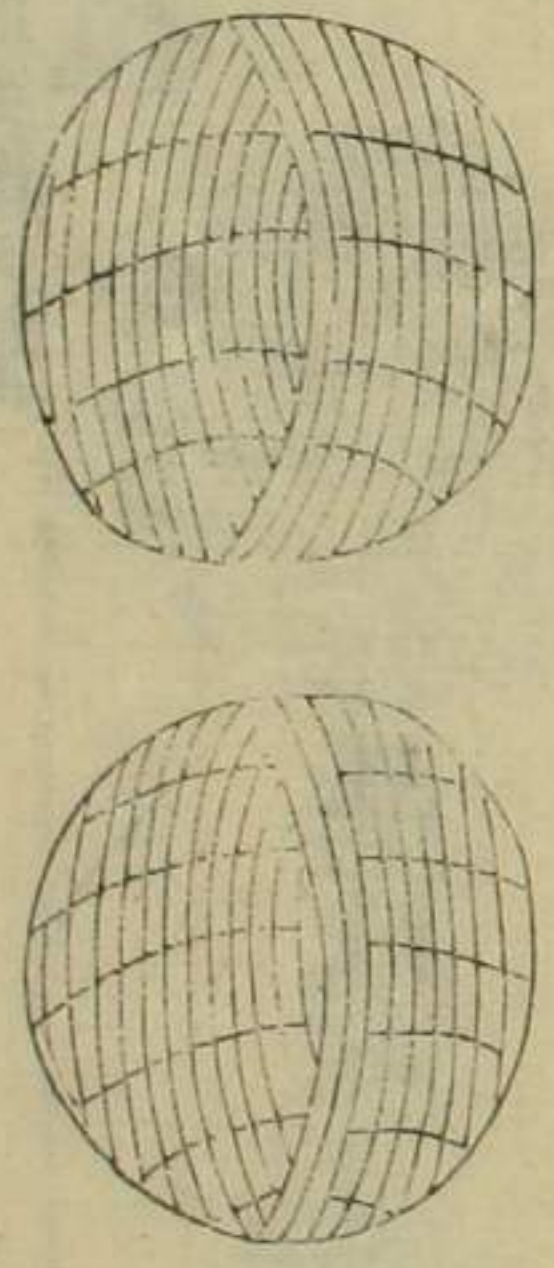
熬筐



聶氏本

周禮春官小祝天喪設熬疏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蚺蜋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注熬所以惑蚺蜋令不至棺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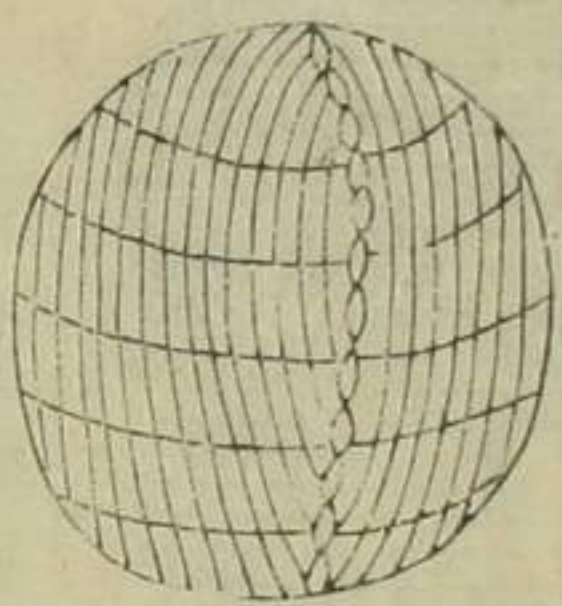
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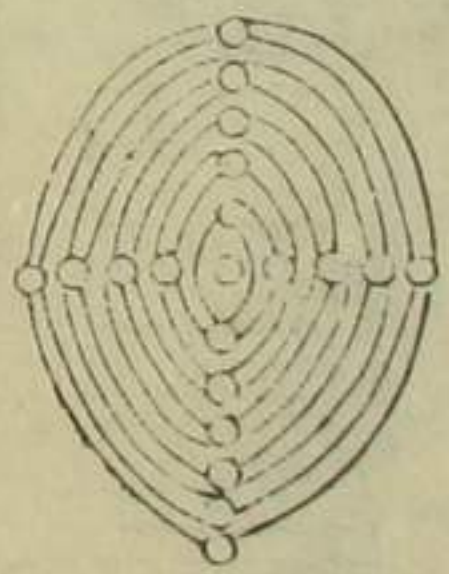
聶氏本

既夕苞一注所以裹造

葦苞一奠羊豕之體



聶氏本



劉氏本

記葦苞長三尺一編疏葦草既長截取三尺

一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

司馬氏書儀既夕禮苞一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

曰國君七个遣車七乘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或問曾子

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大享既饗卷三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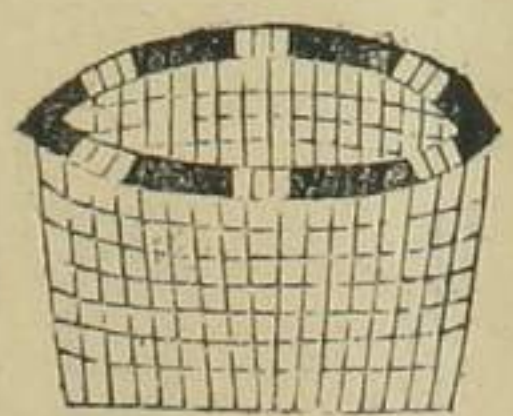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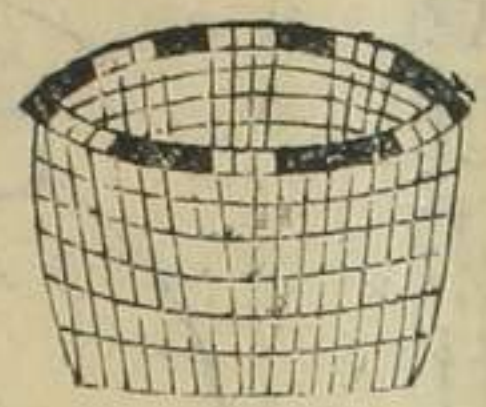
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晉賀循用腐

一篋以代所苞牲體今遺奠既無牲體又生肉經宿則

臭敗不若用循禮得事之宜然遺奠之時亦當設脯既

奠苞以蒲篋或箱或竹掩耳或席簞之類包之皆可也

筥



聶氏本

既夕筥三黍稷麥注筥黍

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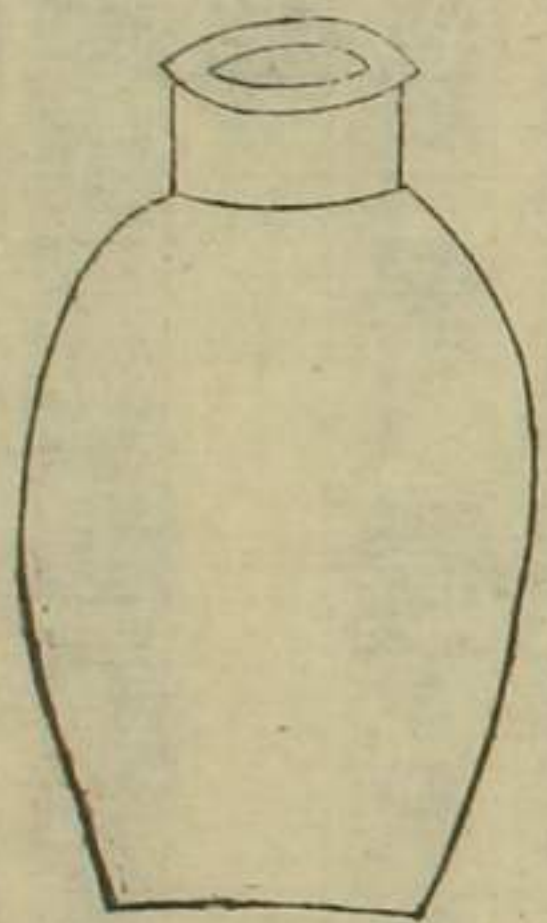
記管筥三其實皆漚疏筥用菅草黍

稷皆淹而漬之

書儀既夕禮筥三黍稷麥今但以竹器或小罍貯五穀

各五升可也

甕



聶氏本

既夕饗三醢醢屑幕用疏布注屑薑桂之屑也幕覆也  
 書儀既夕禮饗三醢醢屑鄭注薑桂之屑也今但以小罍二貯醢醢

朱子曰苞苴饗以盛羊豕五穀酒醢醢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為非便雖不用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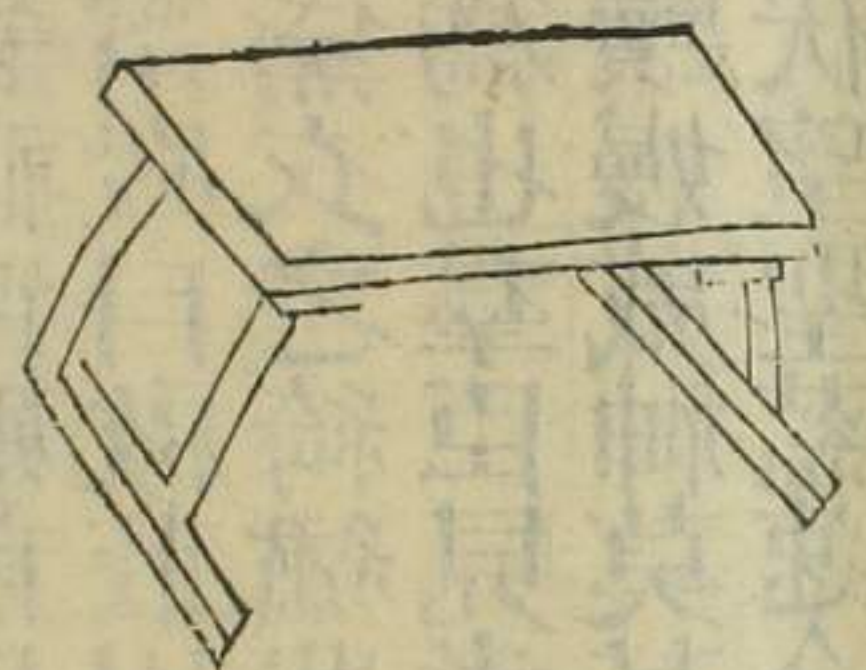
無



聶氏本

既夕無二醴酒幕用功布注無亦瓦器

桁



聶氏本

既夕皆木桁久之注桁所以版苞苴糞也久當為灸灸謂以蓋案舉其口

聶崇義曰苞苴等燥物直苞塞之無幕糞無等溼物直灸塞其口又加幕復之孔義云桁以木為之置於地所以展糞也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實未見聞

瓦器

後漢禮儀志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鐙一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飯槃十瓦酒樽一



俑

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頁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疏碑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

謝惠連祭古冢文序東府掘塹一尺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為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

司馬光乞撤去福甯殿前尼女劉子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甯殿自啟殿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為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

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桐人

王肅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甯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生供養何用桐人為

芻靈

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注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釋名束草為人馬靈名之也

四神十二時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

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一尺餘

塗車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疏塗車塗作車

釋名塗車以泥塗為車也

茅馬

後漢書光武帝紀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馬茅馬

木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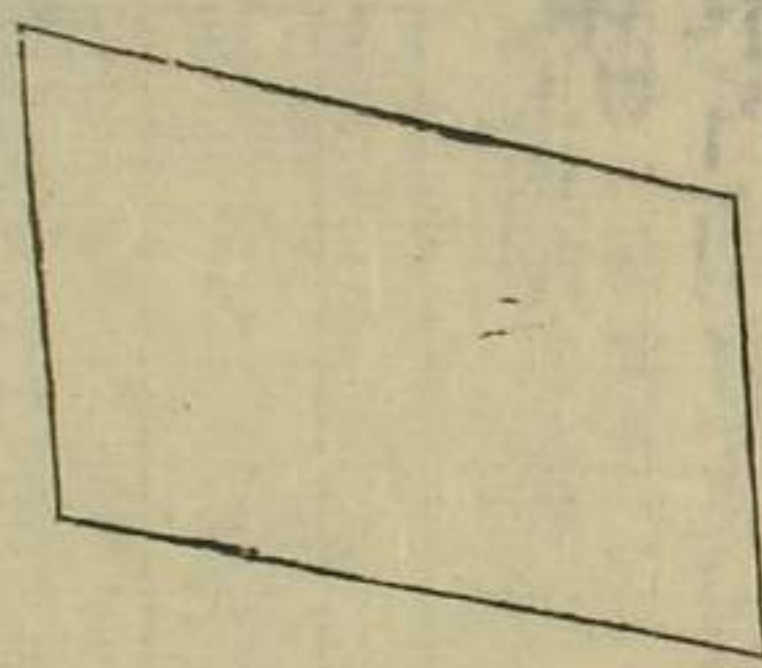
趙明誠金石錄唐文德皇后墓表太宗御製文曰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

看果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敕送葬祭盤不得作假花果及樓閣

顧起元說略今靈前看果乃五代周太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

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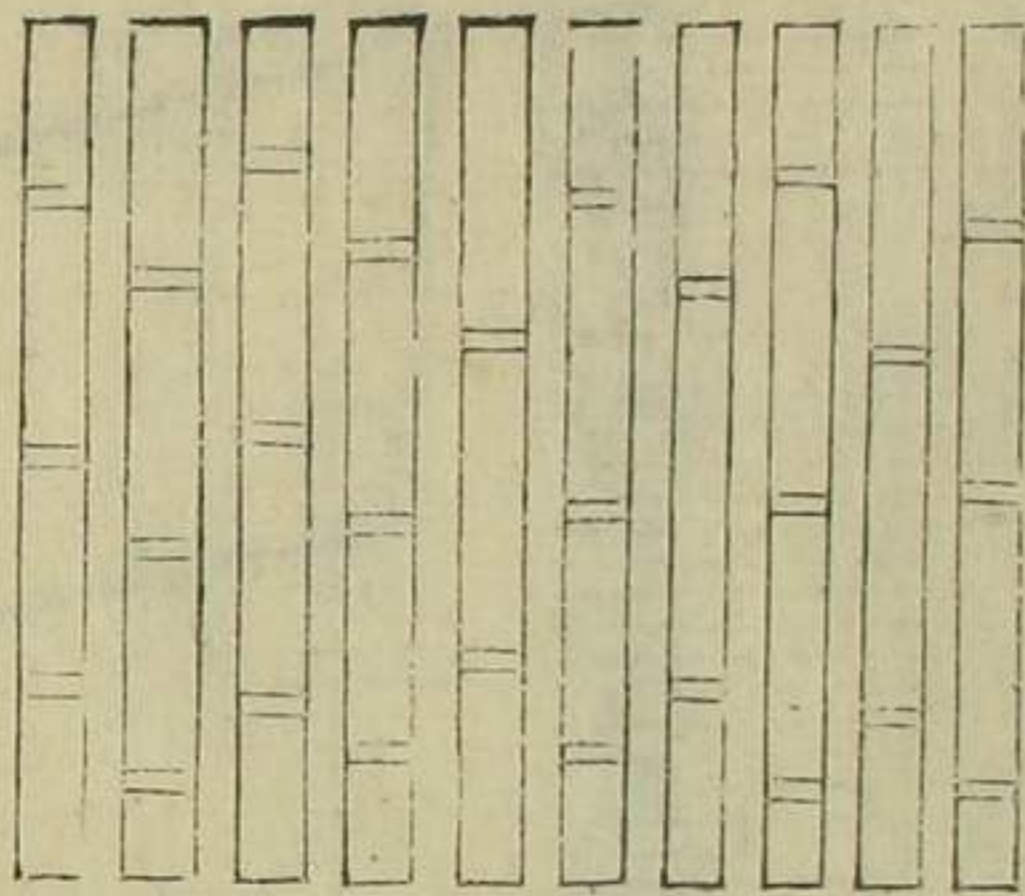
聶氏本

既夕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注方板也書贈奠贈之人各與其物於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疏

遣策



聶氏本

既夕書遣於策注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疏編連為策不編為簡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衡

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諱以鼓封注衡平也人君之喪以木橫貫纊耳居旁持而平之

又擊鼓為縱舍之節○疏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極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籠

周禮地官遂師及空抱磨其邱籠注邱籠之役囊復土也其器曰者之人名厥適而較數之下棺之後以墮上土反復而為邱籠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茶

周禮地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其喪事注茶茅莠也

鄭鑿曰茶以禦溼

葦蒲

周禮地官棺人喪紀其其葦事注葦以闡壙禦溼之物

澤虞喪紀其其葦蒲之事注葦以闡壙蒲以為席○疏席謂抗席

蜃

周禮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其闡壙之蜃注互物蚌蛤之屬闡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

櫻櫨褥

宋史禮志梓宮藉以櫻櫨褥

禮記卷九十七

黃腸題湊

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

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漢舊儀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榿椁柏黃腸題湊

聖周

檀弓夏后氏聖周

鐵帳

宋史禮志進立宮有鐵帳覆梓宮

鐵盆 鐵山

宋史禮志鐵盆鐵山用然漆燈

銅斗

南史宋張永嘗開真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

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啟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灰隔

宋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問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椁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溼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

黃泥拌石灰實椁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義門鄭氏家儀開穴深淺或五尺七尺縣棺而窆之太深有水考妣其穴但用輒瓮以石灰砌定中間隔爲兩穴上用石板蓋之如不用輒石者但用秫米餵調石灰粥以石子沙土一層灰粥一層以滿爲度棺上亦以石子沙土灰粥厚尺餘至年月久遠堅固似石此爲便法

王文祿葬度鋪棺底今用竈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鹹溼甚不可也或用石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石灰或用燈心草或用山黃土家禮用糯稻殼燒灰今云班糠但一時不易得也予思之石灰炭細末及寺觀中燒過紙灰三和之厚鋪棺底再覆白紙紅絹梓木板寸餘厚與棺底一樣厭之方入褥席與尸四旁布帛與紙塞實不使有空隙可也木枕裏布庶首不仰垂二親因俗用紙枕今尙憾也惟外母先姊得用木枕云

呂坤四禮疑土有燥溼灰隔禦溼也宜於江南堅重脂膏之木南北皆宜矣○萬物生於土死者以卽土爲安亦藉土以爲生氣灰死物經火煨燼之餘無生氣矣江南下溼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禦溼也若地高土燥恐灰隔益燥而滲油余葬先人時棺之外有椁棺椁之間灌瀝青厚寸許兩椁之外包以堅木似足以當溼氣未曾用灰隔未知堅久何如然

柏之堅松杉之油皆能久遠北方崖柏不在油杉之下家禮重油杉謂江南之溼也桑棗槐檀皆堅實不知入土久近宜向達於物理者咨焉此孝子之博慮也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椁內外皆實灰沙則以朱子之言為據椁又加底亦有據乎曰頃葬先人慮地有水繆出意見椁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匠脩其縫薄溶瀝青塗其外用以載椁椁之內外如前法各實以灰沙既平椁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脰其縫不用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溶瀝青塗其上更下灰沙盈坎乃止又問椁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又用木椁在內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椁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溼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椁隔之則椁

外灰沙縱然浸溼不結而椁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椁朽腐而內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椁加底蓋非無謂也又問木椁作兩三套做如何曰雖便舉動縫內漏水入去卻不便必作一箇做方妥當

華氏慮得集壙內若多用瓢石本平愛重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為無累也只是多用二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實築之下一層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闊密橫排一二層於蓋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水縫隙及其兩頭近土則易朽須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為度期於堅固便如一塊三沙相似若無水滄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傾壓於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為土矣豈不遂去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略用漆成軼糊之亦可○棺用杉木隨力管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為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木足矣御須預漆內外之縫為佳○棺內必用口牀以杉板為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杉木橫枕上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襯而平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為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百水之酒俟熟可飲則濾和三沙乾溼得所堆聚而會之俟熟過則用人曠內堅築如力不能辦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常見術者言三沙在土中歲久堅於石但怕水滄亦難發極

石此言  
甚中理

魏禧灰椁紀事造灰椁者於下埭先三四日取上好塊頭石灰數千斤用水灑過令化以米篩篩嫩灰貯用其麤頭未化者再用水灑篩出嫩灰將麤頭另貯若人力有餘臨期灑灰令化即用築之尤妙○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黏不可太溼溼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灑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為度○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瓢砌椁其闊狹度容棺之外頭空一尺腳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灰下灰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甄椁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築之輕築令椁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椁牆須逐節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虛則築

外土時便震偏椁牆偏內矣○穴內先用嫩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於上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腳躡實然後用槌輕築漸漸至重槌忌太重則剝灰用槌之法不論人數以人多為妙且行且築須槌跡黏連一路周而復始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黏面上一層不妨略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響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為度○築灰既完仍用火瓢接四圍椁牆卷砌其上成一甄椁若穴淺墳不宜高者不用卷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甄椁之上用灰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十亦以穴之淺深為度○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腳略躡勻然後置堅好大石數塊其上仍須合縫振灰約周甄椁為度石須堅

厚止一大塊者爲上塊數少者次之。○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熟至極爲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嫩土鋪勻砌甃或仍砌大石。○墓前煖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卸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蓋墓久崩壞多由煖土不堅實故也。○又曰昔先君子築先大父母墓用純灰棹不用三合土以爲三合土易上溼氣而灰棹純燥地氣久蒸結爲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記之禧常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炫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重若墳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墓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久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

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糜費不貲至於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華漆夫斂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其於父母骨肉送死之際安可不講於此哉

楊文言曰家大人旭樓集中載遷葬曾大父卓菴公事記言江南地曠中多水三合灰土片如雲母堅結之說頗不可信又洋溪及蓮花塘諸阡紀載曠中用堅實甃甃砌如橋者能久其石壙蓋石太重兩牆力不勝載必崩毀下壓棺椁年久之木爲慮甚大庚申年葬庶祖母卽廢石用甃同時葬季父亭玉而諸弟用石壙已復土亦深悔之向日魏冰叔來毘陵見其灰棹紀事論灰土及石蓋大人深辨且戒文言等宜慎今閱此冰叔數條偶憶其事謹附識於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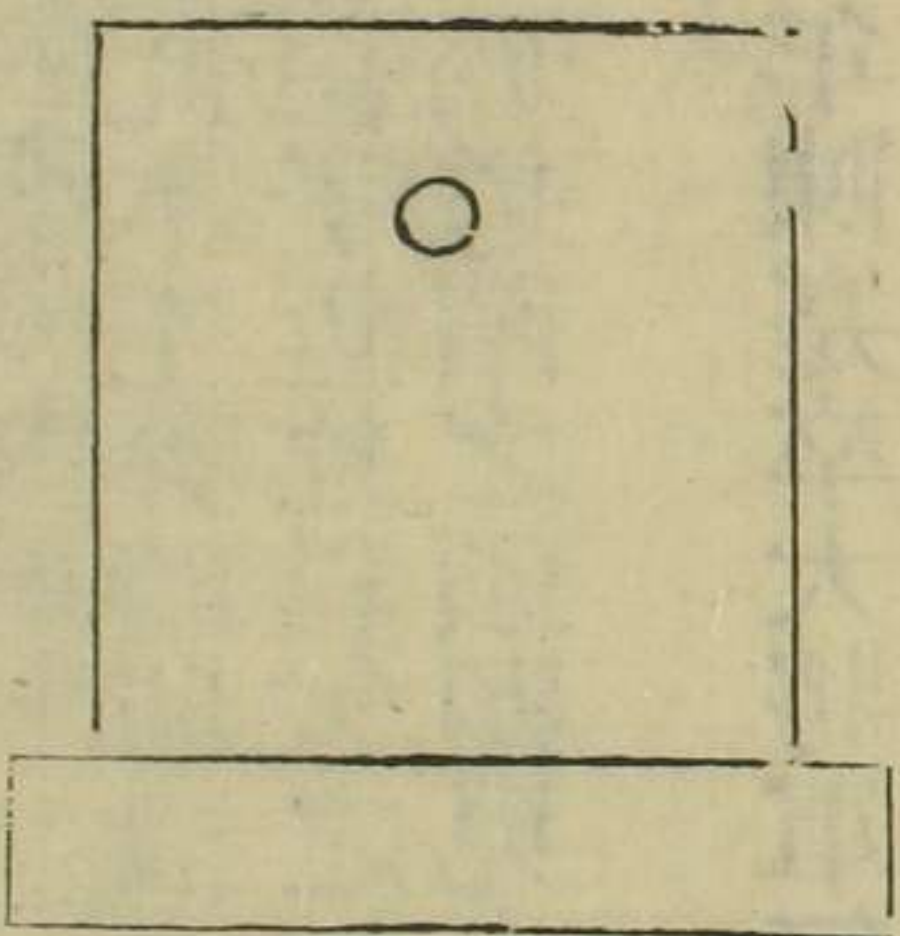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七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經筵講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虞書堯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具四

碑 碑石為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陳氏禮書本

檀弓公肩假曰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注初謂故

事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棹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虛虛下棺以梓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斷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桓矣○疏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今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

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者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緯卽縛也以縛之一頭繫棺絨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縛未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輅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縛於棺之絨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緯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卽今之橋旁表柱也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

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輓轡以繩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近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後漢書中平四年陳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經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  
郭泰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於郭有道無媿色耳

擊虞文章流別論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宋書晉武帝咸甯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旣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尙嚴也此後復弛替

劉勰文心雕龍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迹於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

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祖墳  
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  
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  
眾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  
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  
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温王邵庾辭多枝雜桓彝一  
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  
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  
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  
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  
同誄之區焉

隋書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

唐會要五品以上立碑

對演見聞記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  
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絳索懸棺  
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  
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  
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  
漢碑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寢  
盛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  
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眾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  
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  
云吾爲人作碑多矣唯有道無媿詞隋文帝子齊王  
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無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

能徒爲後鎮石了誠哉是言也

陸龜蒙笠澤叢書碑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此亦德政有碑之起也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斯造宜始於嶧山之刻

尙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墓有四初葬穿繩相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後世德政碑亦作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陳祥道禮書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饗夾碑十分以爲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

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碑如桓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張師正倦遊錄前漢碑極少魏晉之後其流寢盛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皆是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本朝唯東坡獨能守之所作司馬公范蜀公等六碑耳

孫宗鑑雜錄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麗者猶繫也以此繫牲則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

者曰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  
中間爲轆轤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綵四碑諸侯四綵  
二碑大夫二綵二碑蓋古葬唯王者有隧諸侯皆懸  
棺而下晉文公請隧勿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  
或以木或以石旣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其後甯書  
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  
得古碑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  
唐陵皆無碑記唯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  
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  
宋祁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  
因刻文其上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

孫何碑解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  
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  
俗尙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  
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  
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  
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鑄  
刻而垂乎鑿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  
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  
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  
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  
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  
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  
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

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爲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輶輻輳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鞞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泊丈尺品秩之制又易

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泊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

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  
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  
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  
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  
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  
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  
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  
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  
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  
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  
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  
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

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  
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  
適與何合且大噓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  
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  
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爲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  
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眾好其兄  
又於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  
疑文章之失尙有大於此者甚眾吾徒樂因循而憚  
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  
在於碑矣

事祖廣記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  
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  
無懷爲始而名焉自秦漢也○古之葬有豐碑以窆

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

朱子語類古人唯冢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冢上四角四碑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則無不刻之且於中間剜孔不知何用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而上小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黃公紹韻會舉要碑說文豎石紀功德從石卑聲徐曰案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此碑字從石秦以來制也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封禪之言始於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乃爲名迹於弇茲石上亦不言碑也銘勒功德當始

於宗廟麗牲之碑也祭義言麗于碑士昏禮聘禮入門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三揖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則庠序之內皆有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蚤晚宮廟用石爲之葬碑取懸繩綽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又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於懸棺之碑者蓋今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

潘昂霄金石例碑文皆須實錄不得濫有褒飾立碑二品以上高不得過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高不得過九尺○墓碑無銘詞刻墓前石柱上亦有刻在碑上者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立碑

唐錦夢餘錄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用以繞紉麗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為人作碑文而往往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笑於孫公矣

明太祖實錄碑碣功臣沒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闊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二品蓋用麟鳳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四寸三品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三尺二寸四品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闊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五品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品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闊二尺四寸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二尺四寸

神道碑

事祖廣記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

有之

其刻木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葬兆之東南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案後漢中山簡王薨詔為之修冢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

集古錄宋文帝神道碑題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古人刻碑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系唯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予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

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

乾學案霍光瑩築神道蜀郡太守王稚子太尉劉文饒並有神道非始於後漢晉宋之世蓋自漢以後一命而上稍有聲績者其沒也無不立碑者神道與闕亦不論官階其式多不相同有量有穿暈或三四重而穿則一首跌兩旁或刻人物麟鳳龜龍及諸圭璧珍寶之形窮工極巧以爲厚終之禮如是方可慰門生故吏及其子孫無窮之思而不知汰已甚矣建安時之爲制禁也宜哉

吳曾能改齋漫錄葬者墓道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於神道楊震碑

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非也漢書高惠文功臣表咸園侯季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山闕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隸釋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知此蓋是一人猶王稚子闕盡書其所歷官也其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是工此字及馮煥王稚子闕皆是八分書

程大昌演繁露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寶刻叢編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陽題云  
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案酈道元注水  
經清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云蜀郡太守  
姓王字稚子南陽西鄂人

漢太尉劉寬神道有二其一曰漢太尉劉公諱寬字  
文饒其一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昭烈侯劉公神  
道各有一螭蟠屈乎其上下作獸面如彝鼎間饗  
饗之象當是雙闕所刻圖畫微拙不及王稚子沈新  
豐之精也

訪碑錄鄧城縣南十二里張相公墓前有大周魏君  
之神道字

六朝事迹梁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題云梁故侍  
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

○梁安成王蕭秀墓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云梁故  
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梁臨川王蕭宏  
墓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  
臨川靖惠王之神道○梁建安侯蕭正立墓有石柱  
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立於墓隧道之左面南立  
螭首龜趺各依品從合得尺寸

見儀制例今更欲  
檢之此未盡也

王行墓銘舉例案神道碑其題有二有碑額之題有  
碑文之題碑額之題簡碑文之題詳蓋既題其額又  
題其文也

凡神道碑首必詳書其世系重其所出也

陳龍正家矩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  
為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勳業流傳

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冊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嘗  
讀某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  
又何用人唯有自立於生前甯須借重於死後儻祖  
先有隱德微情足以感動後世子孫中推一有文采  
筆力者為質實記之或有及門諸子互記而彙輯之  
如年譜之屬用志不忘可也

### 先塋碑

金石例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唐宋皆無之所書三代  
并妻子例似與神道墓誌等碑不同  
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戶先塋碑不書李千戶之妻某  
氏只寫子幾人其妻怒昌道言婦人未終如何敢書

錢謙益曰嘗考古金石例云金元之間而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  
之文而為之者也用以紀治坦命表先德莫此為宜然而讀其文往往多頌而寡  
志略死而諛  
生君子譏焉

### 御製碑

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  
為之製文立碑

東觀漢記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  
寵與梁皇后竝為貴人蚤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  
頌德帝自為之辭

唐書魏徵傳徵薨陪葬昭陵帝作文於碑遂書之

王定保摭言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  
宗夢見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  
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  
於覺後

唐書張說傳說卒帝為製碑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唐太宗自撰魏元成碑德宗亦

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

御書碑

唐書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盧懷慎卒帝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為文帝自書之

張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郭知運卒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

春明退朝錄皇祐中王侍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沂公碑曰旌

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顯忠李忠旌忠寇萊全德元老王太教忠積慶文路公親賢李侍中衰親齊國獻旌功曹襄舊學晏元崇儒丁文顯先積慶趙中令旌忠懷德張侍儒賢高文衰賢范文

思賢劉丞清王武旌忠元勳狄武衰忠陳恭純孝張文忠規德

範宋元憲英恭涪德守正呂文穆大儒元老賈魏

碑額 跌

天朝事迹齊獻武公墓在棲霞寺側有碑額曰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公之墓

隸釋益州太守碑以朱爵為額龜蛇為趺龍虎銜璧在其兩旁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凡漢刊其首行即入辭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唯此碑爾

漢是邦雄傑碑無名碑以天祿為額其下刻一牛首又有碑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則沒字碑也此碑之

文曰是邦峻生雄傑峻之上下各闕一字

呂祖謙文集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某官墓誌  
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銘銜則列於銘後乃為得體  
金石例書碑額例真字八分書謂之題額篆字則云  
篆額

碑陰

隸釋孔宙碑陰有門生故吏名漢碑多有陰然稀少  
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

益州太守碑陰有牧靡故吏三人題名在跌之右此  
碑刻五玉三獸下有牛首蜀中漢碑如是者有柳敏  
碑陰馮緄墓道雙排六玉碑又有單排六玉碑與此  
凡四

隸續漢柳敏碑陰其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  
牛首銜環兩旁凡六玉其右則瑁圭璧其左則琮璋

璜

沒字碑是邦雄傑碑之陰也與馮緄墓道一碑相類  
非磨滅者朱雀在其上龜蛇在其下

碣

後漢書趙岐傳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  
忽乃為遺令敕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  
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我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岐初名嘉

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李斯所造

隋書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若隱淪道素孝  
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唐會要七品以上立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  
亦立碣宋制六品以上則立碑八品以上則立碣

封演見聞記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  
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庵寺前楬著其姓  
名注楬杙椽杙於庵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  
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峩嶠為泉陽  
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  
為墓碣因變為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  
從石兩體皆通

珊瑚鉤詩話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

誌石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注志謂章識疏章明志識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焉

方慙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內  
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南齊書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  
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球石誌素族  
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  
之重禮殊恆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唐會要誌石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之

封演見聞記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  
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  
顏延之為王球作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  
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  
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  
襲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

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入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樂海女郎河東賈吳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則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馮鑑續事始案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其死命刊石埋於墓前墓志恐因此始

司馬氏書儀誌石刻文云某官姓名婦人云某姓名妻某封某氏某州某

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無官封者世云姓名或某氏某年月日終

某年月日葬丈夫云娶某氏某人之女封某邑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若

直下穿壙則寘之便房若旁穿為壙則寘之壙門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

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自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光昭厥所稱頌乃流今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乃以巧言麗辭強加飾采功俾呂望德比仲尼徒以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敘御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後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耶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他日人自知其賢愚耳

朱子家禮誌石用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刻云某官姓名某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



敘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朱子語類問政和禮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温公之今當何從朱子答云誌石爲久遠之計埋於土中

有何僭禮須在壙上二三尺縱遇畚鍤猶可得止勿置壙中○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土庶當

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

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

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金石例墓誌納之墓中柩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無定制上一斗於平面上大字題某官某人墓誌銘曾見古墓中石誌制度如此又記上一斗止寫某人墓誌不書銘字下一斗上作

小字書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誌銘并引或言有序或言并序後書序及銘刻畢以丹填之上下二斗字竝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搯起搯石如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二石實相厭著

錢希言戲瑕牧野

竹書紀年作毋野

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

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漢高祖孝文各爲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案古法帖上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而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窰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壘

非甯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  
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  
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  
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卽趙岐與兄子書  
大丈夫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  
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豫知亡日  
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  
受命南征邁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唐傅奕武  
德中爲太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  
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不傳今  
人則連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上耳買茶求益嚴

光所以深歎歟案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  
好事者語云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  
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  
臣與伊呂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  
理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  
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慚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  
時已然不獨唐時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  
唯郭有道一片無媿則西京時已有此風耶予嘗見  
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  
墓誌僅敘生卒爵里而已竝不書事至於尙書故實  
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著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著  
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近世凡墓誌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

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  
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畱官銜題目及  
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人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  
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  
云耶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  
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  
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為也  
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  
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  
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  
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  
得宋時墓石一方乃子誌父其諱處字皆略草與志  
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為

### 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矣

宮坤四禮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繁其姓名合而獨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者揭也一坏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况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一面楷書為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為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鐵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注云慮異時誤為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為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鐵束誰復從容為汝鉗鉗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為掩之能行復東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壁間有何不可  
顧起元說略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以其素族無名誅故也案博物誌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王史威長死葬銘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為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識焉說者謂識誌也又闔閭墓中石銘莊子衛靈公沙邱石椁銘今古帖有比于墓銘文心碑龍云飛廉有石椁之銘據此則非始於延之也  
陳龍正家矩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準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絲知為某家而遽歇手乎冀其斷鐵開石諦察詳觀抑又難矣宜仰字於面但以輒覆之雜墳前數尺淺埋之蓋了葬母自刻跪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為孟母墓聖賢蓋唯欲人之蚤見之也

### 權厝誌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又有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又有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權厝有誌又一例也

歸附誌

墓銘舉例柳宗元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誌無銘詩不忍詩而銘之也又一例也題書歸附又一例也

遷附誌

金石例柳子厚有叔妣陸氏夫人遷附誌

誌殯

墓銘舉例柳宗元誌從父弟宗直殯誌其人殯又一例也

墳記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韋夫人墳記云附而不合大葬

未利以俟蓋實權厝誌也題書墳記又一例也

墓記

墓銘舉例朱文公有劉樞密墓記又有范直閣墓記題書墓記同柳文韋夫人墳記例也

墳記

墓銘舉例朱文公有知縣何公墳記又有亡嗣子墳記題書墳記同韓文女孀墳銘例也

墓甄文

漢隸字源漢謝君墓甄文元和三年作

墓甄記

范成大吳郡志江纂墓江道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甄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起卿為賦詩家有古瑑碑近自田家

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為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埏埴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道乃宗適誌云發後諱本父道也考諸晉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畫亦嶮勁然不類鑿斷漢魏尚豐碑此獨何褊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於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甯詒不孝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瞥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宣茲當眼前用代銘几席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小姪女墓輒記貫銘詩也而無序題書墓輒記又一例也

吾衍學古編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方輒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於壙中

### 穿中記

漢隸字源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建初二年立在眉州碧雞巖紹興丁丑武陽城東彭山之上掘得之

### 墓識

墓銘舉例宋陳瓘有尚書曾公墓識敘所歷官而不書行治無他辭唯結以某官陳某敘次一語題書墓識又一例也

### 墓版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其實表也

窆石

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爲窆

會稽志禹廟窆石遺字直竇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錄定爲漢刻

趙明誠金石錄漢窆石銘永建元年五月

蓋石

周密癸辛雜識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面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周鐵局局之後人立碑於墓道之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具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云敢附碑陰之義假蓋石以書其辭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九

經禮禮部待罪兼翰林學士蘇軾序堯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纂明史總纂徐乾學

喪具五

墓銘

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乾學案祭統所言實鼎銘非墓銘也但後世作誌銘者無不援此以為據故節錄其文以見銘文之所本

荀子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注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

乾學案繫世即周禮小史之職所謂奠繫世者是

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舊唐書令狐楚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諡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毋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已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

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平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王安石荅錢公輔書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



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唯順愛自重

乾學案介甫此書可見古人敘事簡嚴之法故錄之

容齋隨筆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誌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甯餓死豈忍爲此哉

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本朝此風猶存唯東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卻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朱子語類朱子喪長子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

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刻姓名歲月居里二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

金石例漢碑有銘辭亦有無者今亦然

張所望閱耕餘錄杜子夏臨終作文及死命刻石埋于墓側此後世碑銘之始

何孟春餘冬序錄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為其制案吳志凌統卒孫權使張承作銘誄則三國時事也又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甯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之詳如此近世士大夫有不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

錢謙益曰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為人使其人精神顏面傳於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訐事也敘其文書銜袖之事銘李侍郎也敘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誣諉如或見之今之為辭者緣飾名行鋪陳盛美欺生諛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深刻碑版照耀而其中固枵然無所有則亦何怪其速朽哉  
乾學案錢牧齋答徐巨源書云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也及見金石文字記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

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又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秦貫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據此則古人亦有書婦者矣鄭府君志係拓本予曾見之梁府君志近出終南山柳梓谷土中蓋牧翁未及見耳

壙銘

金石例韓退之有女挈壙銘

埋銘

墓銘舉例朱子有女已埋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題書埋銘又一例也  
陳瓘有侍郎鄒公埋銘同朱文公女已埋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石椁銘

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椁銘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  
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墓銘舉例宋歐陽脩有母鄭夫人石椁銘石椁有銘  
又一例也書作椁之日而系以銘又一例也

石塔銘

文苑英華蘇頌故悼王石塔銘王即開元神武皇帝  
第九愛子也二歲而未及周葬於萬安山之東南嶺  
壙唯五尺棺不三寸壘石塔一丈於其上不雕不龔  
墓表

漢隸字源謁者景君墓表元初五年立在濟州石磨

滅不見名字東漢墓闕自路都尉始為文則自景君  
始文章緣起云墓碑自晉始非也

朱子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跌高

尺許案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焉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須闊

實而刻於其左轉其後右而周焉則侯夫葬乃立而如夫亡誌蓋之

表墓石立於墓前就地埋定上題云某人之墓無

殯表

墓銘舉例韓退之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實銘  
詩也銘宜詩而墓銘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因  
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例也

石像

吳寬家藏集耶律丞相墓在甕山下前有石像鬚分  
三縹其長過膝

石函

隸續魏甄皇后識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鄴民耕地得一綠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笏頭蓋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

吉金貞石志應州馬神祠前施食臺石刻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其蓋也

石臺

倦游錄法華人發古冢得碑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邱縣都鄉州周闡字道舒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桓逸字茂長小

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背鐫成文案此周闡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唯得銅銚一二足螭柄面闊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求售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為漢南人取去

石室

水經注鉅野黃水南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夫造方井側荷梁柱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

漢隸字源太守張景題字光祿六年立在高眈石室

梁上博士題字在高眎石室中弘農太守張君題字  
在高眎石室中

石壁

〔夢溪筆談〕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  
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

石祠

〔水經注〕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石祠石廟四  
壁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又有石牀長八尺  
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

石柱

〔訪碑錄〕北海縣東二十里漢博士逢汾墳前有雙石  
柱篆書

〔隋書〕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  
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石闕

〔水經注〕郟縣有黃家墓墓前雙石闕雕制甚工俗謂  
之黃公石闕黃公名尚漢司徒

譙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  
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復思已碎

〔隸釋〕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阡表銘壙之濫觴  
也有文而傳於今則自謁者景君始中皇帝賻三字  
特書於誌文之上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  
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之遂相祖述任昉作  
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注所載  
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

北方而南人未之見乎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媿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儀典諸憶無遺每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范書所載豈不知之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其云始於晉宋非也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漢明帝永平八年造東都冢墓間石刻傳於後世者自此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歷豫州刺史至徵試博士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字云會稽東部路君闕其次書造闕年月日永平之八年也字畫兼用篆體前闕人物之後小字一行卻是隸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仗負劍嚮字立東部之前亦一人執仗負劍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兩

手各有所執末亦一人執仗負劍而其前又有一人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蓋是墓前雙闕如王稚子高貫方之類但一闕無姓名此其異爾

金石錄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

隸釋漢處士金蒸闕石圭首甚銳其上刻三足烏其次橫刻此數字其下有一人執扇而乘馬兩旁有螭銜環

趙相雍勸闕碑題漢故趙國相雍府君之闕十隸字今在梓潼漢代銘墓所敘人之上世未嘗書其名諱此碑載雍君父祖諸兄名又有字其官秩甚詳而雍君事迹甚略趙氏以此爲碑而謂前十字爲闕予考其文水闕舊墓謂九江君也右校旣易地造壟此之

諸冢皆同兆域趙相故吏并志其事蓋題闕之文非墓道之碑與邱中之銘也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馬之狀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

隸續不其令董君闕所畫者子孫展墓之狀有僕馬休於松楸之下

漢隸字源郊令景君闕銘元和四年立在濟州集古錄作景君石棹銘

### 石筍

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

### 石鏡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無

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 華表

續齊諧記張華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邪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



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荅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然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豕鬣鬣遂高上冲天

### 瓴甃壇

後漢書地理志注仲尼墓在魯城門北便之外泗水上墓前瓴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 券臺

清異錄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邪瘞墓前甃石若甃表之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

金九泉抱甃集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子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集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案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甃石為之上書財若干籍為死者用財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貧無力者遇祭祀則以藉尊俎謂之士筵席

### 墓圖

古金石例墓圖作方石碑先畫墓圖有作圖象者內畫墓樣各標其穴某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無祭堂

則嵌園牆上

韓魏公父墓圖今有此石歲久臥之牆外

宗支圖碣二一埋中宮之

外一立中宮之上太原以墳塋中心為宅神亦中宮

之義也

祭堂瓦花頭皆寫云某氏千秋墓觀亦然南陽宗資墓前人有得古花頭瓦其花頭刻云宗氏千秋今石刻在申州刺史宅凡祭堂一於

中宮左右建也

### 學堂 繡堂

古金石例南京赤倉高大皇祖塋作昭穆葬小兒子死共葬一處謂之學堂小女共葬一處謂之繡堂

#### 石刻畫像禮器

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士位皆為讚頌

隸釋武梁祠堂畫像為石六所畫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合百六十有二人又有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眾

隸續成王周公畫像有標題者六皆偏而不正唯成王周公二榜不漫滅其間張幕設案有總角垂喪而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於東者曰周公則西者當是召公漢碑有龍虎者隨其文觀之則先龍後虎蓋以碑之所向為左右也立於二公之後者六人其西三人則無標題皆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此碑所列諸臣翼如也與武梁朱浮畫像法式皆異雍邱令及此皆洛陽朱敦儒希真所藏者朱云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亦不詳其主名  
雍邱令殘畫碑人馬之形貌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其御也唯第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二人然後至所謂雍邱

令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復有一車唯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闕矣乃是寫其平生車騎容納之幽安者亦塗車芻靈之意也

漢馮緄墓六玉碑二其上有烏三足狐九尾其下則二驢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蜀人謂之雙排六玉碑又一碑與六玉碑同一石在馮緄墓道中蜀人謂之六物碑其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沒字非漫滅也

馮緄墓單排六玉碑上下有朱雀玄武蜀人既以前碑爲雙排而謂此爲單排恐亦是馮緄羨道中物隸釋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其一石其像小於此碑像下有贊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最

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石人

風俗通方相氏葬日入壙馘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腦人臣不能備方相乃立其象於墓側

山東通志曲阜舊縣南八里漢魯恭王子孫皆葬於此大墓二十餘石獸四石人三曾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庶君豪冢者有曰府門之卒者餘剝落不可識

漢書顏師古注霍去病冢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陵司馬北門內

宋次道長安志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

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帝京景物略耶律楚材墓前廢祠石像尚存一翁仲立未仆天啓七年夏夜有螢十百集翁仲首土人望見夜譁曰石人眼光也質明共踏而碎之

唐會要石人石獸之類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品金石例金制諸葬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減石柱二事

明太祖實錄功臣沒後封王石人四文武各二一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二品同

石獸

風俗通罔象畏虎與柏故頂上栽柏路前立虎

封演見聞記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

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故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國朝因山爲陵太宗喪九駟山門前亦列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會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馭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側而罔兩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有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蠃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案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士

楊案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  
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  
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殷周以來墓樹有  
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  
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宅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  
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  
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  
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駟轂  
擊帳帷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樵  
子云石門子墓古之道邪答曰古不崇墓况損人功  
而爲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  
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  
石柱爲名然墓前石人石獸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孔叢子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渚  
孔丘封五十餘所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

西京雜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  
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脅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  
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赤如血  
父老謂其有神

金石例霍去病墓象祁連山立石人馬然則墓前之  
立石人石柱羊虎之類皆起於漢也唐王建北邙行  
山頭澗底石漸希盡向墳前作羊虎

水經注獲嘉縣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  
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皆碎淪毀莫  
記

集古錄漢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在墓前石獸膊上一

日天祿一曰辟邪篆書墓在今鄧州南陽界中  
漢隸字源司空宗俱碑熹平二年立在鄧州金石云  
後漢書宋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嘗得宗  
資墓獸刻字知均以下皆當作宗列傳轉寫爲宋誤  
也

金石錄漢趙相劉衡墓在今齊州歷城縣界中古平  
陵城旁墓前有石獸制作甚工

漢隸字源交阯刺史石羊字在郴州止五字刻於墓  
道石羊膊上

金石例州輔墓石獸膊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  
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  
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予初得  
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

明守官汝穎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  
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  
明又云天祿近歲爲邨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  
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  
水經注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  
字傾低羊虎碎折

六朝事迹梁吳平忠侯蕭景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  
麟二○梁始興王蕭憺墓在清風鄉黃城邨有石麒麟  
麟四○梁安成王蕭秀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  
金石錄初唐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於  
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皆歐  
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

唐會要昭陵刻石爲先帝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

安祿山事迹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明太祖實錄功臣沒後封王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四品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五品石羊馬石望柱各二

